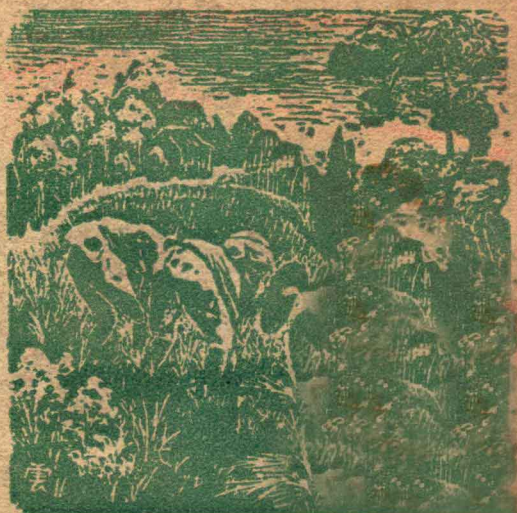


春 天

艾蕪創作



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



天 春

作 創 蕪 艾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興 復 友 良 海 上

No. 470

版初本排改月一十年〇四九一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角五幣國價實冊每

大門外的原野，籠着薄霧，平平的，攤在天底下，潮濕而且帶着渴睡。遠處車房，草屋，竹林子的陰影，東一下，西一下，散綴起，迷迷濛濛地，彷彿沉在夢中。通過田野的溝渠，兩旁排有矮小棲木樹的，繞着院牆的南邊，一路微語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東邊天空，接近地平線的地方，已經亮了，現出微紫與嫩黃；高一點，則呈鴨蛋殼的綠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在雲着迷淒的眼睛。

大門前面的空地，這是用木樁花籬，全胡豆田，油菜田隔開的，拴有一條褐色大驢子，趙長生，那個癩痢頭，終年包帕子的傢伙，便從後面鞭着它，逼它不息地跑圈。整個冬天以來，和初春的早上，農人就是這麼着，訓練驢子的腿勁。——好準備夏季時候，用來車水灌田。因為到五六月，河水都乾了，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

驢子渾身流着汗，一面跑，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左右前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趙長生很有勁，揚着鞭子，時而跳在這邊，時而跳在那邊；尖下巴，小眼睛的臉子，陣陣地發着紅熱。

旁邊劉老九，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替龐大的水牛，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張大鼻孔，將籠上的蟻蛭，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接着烘籠裏便響起了別別爆爆的低音，燒焦發臭的氣味，也就一股股地，放散出來。

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輕徐地搖着尾巴，但一窺到發癢處，便立刻挾進後腿去。身上的皮子，也驕地翻起頭來。眼睛却在長睫毛下，一開一合地。劉老九看見這樣子，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就翹起兩片嘴唇，愛撫小

孩那麼地罵道：

「你倒安逸囉。」

一面拿拳頭的背面，揉一揉鼻子，還是給什麼東西弄癢，就要這麼做的。

紫紅的太陽，橘子柑一般，從東面地平線上慢慢爬起，罩着平野的薄霧，便蘸着微光，轉成乳白色。一直淡下去，逐漸消散。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就由近而遠地，漸次分明起來。蒼白的星，隱沒了，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

邵安娃挑完了吃水，躡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並想晒晒太陽。一面摸出皮烟盒子，慢條斯理地裏煙捲。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彷彿從沒歡喜，也不發氣似的。

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抹有黃油樣的臉上，給初出的太陽一照，便發出紅光，邊扣衣鈕，邊大聲嚷道：「呵，好太陽……今天要晒糧食，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

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翻動着。藍布長棉袍，到是去年冬天新做的，但左邊吊擺上，却有了一大片油漬。

趙長生掠了一眼，不理他，只向牲口大聲威嚇，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

劉老九却停住了手，冷冷地回答，但眼睛還是望篋子，並不抬了起來。

「挑燒房裏的人做啥……今天要淘堰哪。」

汪二爺有些惱怒，但要責備他一下，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只好伸起手指，朝頭髮裏戳着——紅結子，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便隨手偏在一邊了，——然後這麼說道：

「淘堰……這樣早就去麼？」

聲音雖是嚴厲得很，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

「你去你去！」

邵安娃不答允，也不反對，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慢慢放進皮烟盒子，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還不大熟悉樣。一壁緩緩站了起來。

「快一點，快一點！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家樣！」

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總是搞慣了的，一下就溜出口來，但這一次，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

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看他那不體面的鬍鬚頭，是不是又乘其不備，出來丟醜了，（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造成的習慣。）一面對汪二爺那邊，討好地喊道：

「等一下，我就來挑！」

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大聲地叱罵：

「狗頭，狡猾的賊，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

騾子聽見鞭子響，把雙耳往後一倒，就趕緊朝前竄去了。

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

「媽的，我才替你挑，燒房那些東西，在做啥？」

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木樨花離側那幾株馬桑在沒，葉的枝上還纏，有蛾蠟豆的枯籐的，就像

水墨畫一樣，在微微潤濕的地上，繪着瘦長的陰影。越過籬柵那邊的一片田野，綠海似的龍鬚菜，麥苗，和胡豆，一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荳和油菜，都帶着朝露的光點，和淡淡的光霧，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院子上頭的空，天繞飛起了一羣鴿子，響着哨子的聲音。

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斜起眼睛一看，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就嘲弄趙長生道：

「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它狡猾，哪及得着你！」

趙長生刷了騾子一鞭，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向劉老九笑着罵道：

「你比它（指牛）還蠢，我說的……要是你不蠢，你就不會在這裏替它篋子了。」

劉老九剛彎下身子，便又馬上伸起腰桿，翻過頭來，將下巴朝前一遞，就拿拳頭的背面，擦一擦眼睛，譏笑道：

「噢，我到要看看，你發迹了麼……吓，還不是在這裏經囿騾（二）子！」

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笑扯扯地說道：

「老弟，我可是用的這個哪。」

糊黝威風似的，順手又給騾子一鞭，騾子加快跑了起來，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

靜靜站着的水牛，突然迅速地搖尾巴，耳朵一擱一擱地，嗯呢爾呢爾叫了起來，現出不安的樣子。

「你這東西！」

劉老九給它一巴掌，一面抬起頭看：那邊菜田埂上，張家小麻皮（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對於汪家院

一 胡豆即蠶豆，江西荳即紫雲英，油菜即芸苔，以上均依土名稱呼。

二 經囿，伺候之意。

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鴉鵲窩，看了一會，才能過癮，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偷雀鳥的蛋的。）正牽一條牯牛（一）走着，那牯牛也在嗯呢爾呢爾地回答過來，便罵道：

「媽的，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你這偷漢子的傢伙！」

「怎麼不偷跟你這蠢東西，有啥味？」

趙長生嘩笑起來，一邊把鞭子挾在脅下，一邊取出煙盒子來裏煙。

「滾你的！」

劉老九罵了一句，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自言自語道：

「不早了，去收拾冤兜（二）吧！」

說着，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提着烘籠（二）走了進去，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水牛看見食料，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連忙張開嘴，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

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麽似的罵着：

「還是要吃喃，我看你就……」

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扯扯絆絆地，穿進袖子去。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煙袋來，裝上煙，一壁嘲弄道：

一 牯牛即公牛。

二 冤兜，形類畚箕，竹蔑編的，中繫硬竹圈，可以挑。有耳絆，可以提。

三 烘籠，硬竹篾編的，中盛瓦鉢，可以裝柴火。農民冬季，即以之禦寒。

「告訴你，不是要你的草，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

「滾，不要儘放屁了。」

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見趙長生在叭烟，自己本不想吸的，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

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都鑽出來了，在暖和平的陽光裏面，順着麻臉似的牆邊，嗡嗡地叫，亂飛着。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吱吱咖咖！一會兒嘈嘈落下空地，一會兒又嘈嘈牆上頭飛，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

挨近菜園那邊的空田裏，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穿着黑布鞋子）一家一担玉麥包子子，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就倒在晒墊上面。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看見人來了，便連忙跑，開站在遠處，偏着頸子，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就又呢呢地叫着，跑了回來，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有的哽噎着了，便伸長頸子，一邊聳動着，一邊發出嘶聲。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雞公，却並不啄食，只是跟在雞母的後邊，拖下一邊的翅子，像流氓似的胡調着。雞母惹生氣了，總是回過頭來，啄它一嘴，再行吃它們的食物。

燒房裏的兩個助手，已經挑出四次了，邵安娃才三回，他就是這麼一個人，老是慢怠慢怠的。可也怪不得他，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腰身長，足幹短，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但他不躲懶，事情也做得多。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籬筐，他却挑得滿滿的。

趙長生看見他走過，摘下煙袋，吐一口痰，笑他道：

「啓，這樣賣氣力做啥？」

他就把多肉的有點鬻氣的黑臉，從扁担上車過來，舌頭寫在嘴唇上，傻笑道：

「挑少了，只壓癢肩膀。」

「傻瓜！」

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便趕忙把煙捲捏熄，挾在耳朵上面，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一壁朝大門走去。

劉老九拿着鋤頭，扁担，跳板，以及冤兜一類的東西，正走了出來，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跳跳躍躍的，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並不取下，只用舌頭一攪，移在左邊嘴角，就向趙長生喊道：

「走，走，你喊聲邵安娃。」

一面便將扁担，鋤頭，冤兜丟在地上。趙長生却不去拿，只回轉身子，向角門那邊望過去。汪二爺一壁同那着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一壁朝他和劉老九打量過來，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提高嗓子，猶豫地說道：

「唔，我還打算去幫他們挑一挑哪。」

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

「你看一看太陽……堰長家的人，都不先去麼……我們還該去放乾堰水哪。」

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一面回答道：

「還早，還早，去挑糧食吧……公衆的事，那忙啥子？」

雖是這麼說着，自己却並不去做，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煙捲，檢了起來，重新挾在耳朵背後。

在汪二爺看來，趙長生的話，是剛剛合着了心意，但這麼當面說穿了，却是不行的。因為無論哪一個都要顧

到面子，何況一向愛做公益事的汪二爺呢，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直對趙長生發瀉了。

「公衆的事不忙，還忙啥人的？這真是……邵安娃，放着，你同他們去！」

趙長生本是討好的，但結果却挨了罵，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一面粗暴地鬆鬆布腰帶，另行拴過，將衣衫的吊擺，胡亂地紮在腰上。煙袋掉落下地，也沒看見了。

汪二爺雖是那麼說，但眼睛還是朝劉老九輪了兩輪，馬起臉說道：

「一天到晚，就啣着那扁根屎袋桿子，吃嗎，要有時候嘛，……」

劉老九這時才把烟袋桿子一摘，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憤憤地說道：

「你問問他，……我一大清早起來，還沒吃一袋呀。」

一面將拿着的煙袋，朝趙長生指了一下，隨即揀在嘴上，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份東西，拿着便走他的。

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担，寬兜，鋤頭和一條跳板，分拿着，尾上前去。兩條狗，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尖起鼻子，東嗅西嗅的，回頭來，一見他們走了，便跳着，追趕着，跟着跑去。

二

野草鋪着的村路，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正給棲木樹的枝影，和晨光一道兒，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在溝邊，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三人個向西邊走着，頭上，背上，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

劉老九昂着頭，跨着大步，嘴角上翹起烟管，一面走，一面向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彷彿晴明的天野，都是爲了他，才展開似的。

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汪二爺的綽號）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他都一一使用到了。起初一陣，到全是爲了出氣，隔一會，便成了興趣；娛樂旁人和自己了。

邵安娃落在後頭，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忽然停止着的狗，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他就是這麼愛全狗玩，一全狗在一塊兒，便活潑了，不像對人那麼拘束，那麼呆板。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親熱，聽話。不像人似的，忽而這樣，忽而又那樣了，一天以內，就有幾種臉色。往常吃完飯的時候，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捏成小糰子，對黃色的來寶，照眼睛晃一晃，喊道：

「傻東西，打個滾！」

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

「小乖乖，你也來一個！」

然後把飯糰子，丟給它們，作爲犒賞。狗呢，一見了他，便十分高興，不住地搖尾巴，尤其是招財，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在他足桿上擦溜，現出極嫵媚的神氣。出門的時候，喜歡隨着他，做他的伴侶。

趙長生見劉老九老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

「你看，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只消照屁股一足，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

在往天，劉老九對這樣的話，許是要笑起來，現在却只拉下嘴角，鄙夷道：

「顛鈴子，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叫喊的麻雀，沒四兩肉的，真是！」

「不要量識人，你敢打賭麼？你敢？」

趙長生漲紅了臉，趕前走了幾步。

「打賭？」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只是取下煙袋，朝靜靜流着的水上，吐一口痰，輕蔑地說道：「你做得出來，我手板心里煎魚給你吃！」接着仍舊把煙袋啣在嘴上，叭了起來。

趙長生更加生氣了。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寶，溜到他足邊，他就趁勢，猛踢一下，痛得來寶格朗朗格朗朗地噉叫，

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偏回頭來，冷冷地嘲道：

「嚇，沒吃油大麼？（一）它不是春圓干哪。」

「媽的，你不要看不起人！只要招韃子，（二）我就去。那時候，你看，多少人都要吃砲都兒子的。」

趙長生堵起嘴巴，重重地踏着足步。

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兜他玩笑道：

「總不會有我吧？」

「不會到那時候，你就看見了，第一個遭打的，該是哪個？」

「那好極了，」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仰起頭，笑開了。走了一陣，才又說道：「等你摸槍的時候，我還會在這里嗎？那你去找鬼！」

- 一 沒吃油大，係指眼睛花的意思。因一般鄉下人說是要眼睛明亮須吃油葷。
- 二 韃子，指兵。

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聽見這話，到反而高興起來。
「你也有這個意思嗎？我到以為你要老鴉等死狗呢……對，我們大家都去，連邵安娃！這碗飯有啥吃頭？他的」

回頭又向邵安娃道：

「邵安娃你也去，我勸你。」

等到說出這一句話，才看見邵安娃是離得老遠的，便又加大了聲音，喊了出去。

邵安娃却還是沒有聽見，正一面走，一面向跛着一隻足的來寶，咕咕嚕嚕地抱怨：

「你不聽話，你亂跑，媽的！看嘛，腸子踢出來了，我才不愛管的……停一停，你儘跑，媽的，讓我看看，到底踢着哪里？蠢東西，你該學學招財……招財，你乖的！」

「蠢東西，你娘的，你在唸唸葫蘆子經？我說，你肯吃糞嗎？那是三塊錢一個月的差事哪。」

等到趙長生這麼罵了之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

「吃糞那不是要……要打仗麼？」

接着搖一搖頭。

「你簡直是一條驢子！一條生就的驢子！」

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

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麼兜頭一罵，身子顫了一下，挑的冤兜，竟然滑落一隻，便紅着臉去檢他的，沒有答話，只心里惱怒地想着：

「你這人真不好，無憑白故，踢狗還沒頭沒腦罵人，」然而，這只是藏在心里吧了，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他對於別人的罵，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做回答的。

劉老九將快要燒完的的斗子留戀地叭着，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音之後，才取出嘴來，向肩頭的扁擔，扣去煙灰，插在腰帶上。聽見趙長生那麼放肆，亂罵人，就放緩了足足步，回過頭來罵道：

「不要太高興了，拿鏡子照照你自己吧，兵要像個兵哪。」

趙長生立刻冒火了，臉青着，忿忿地說道：

「媽的，棒老二（一）不是人做的？」

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回頭來看他一眼，便加快脚步走他的。

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便掉頭望望周圍：近處大路邊上，陳家慶店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正在屋後的簷下，忙忙地架着一竿要晒的衣裳。遠處，院牆側，田埂上，則活動着黃牛水牛和人的影子。

春天的村野，已經全然醒來了。

但這裏話一停止，却是靜靜悄悄的，只有路邊小溝的流水，在潺潺着。

再走一會兒，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那是較小溝。地位處得高些，且容納着多量的水。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沱的正流而外，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這是申家堰的支流，正流的水多了，才放到這裏

來的。)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現在沿着這條車轍很深的大路上，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全時，溪溝灣處，樹叢遮蔽的那邊，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子的吱嘎吱嘎的聲音。

陳家麼店子，賣茶賣酒和一些零星雜物，也正挨近在這里。老板已經五十了，頭頂盤着小辮子，終天嘴角上，吊着短烟袋，悠悠地坐在櫃台里面，無論你買什麼，只用鼻子「嗯」你一聲，總不大講話的。老板娘比起來，却年青，只三十來歲，粗皮大臉，翹嘴巴，是個愛說愛笑的傢伙。但很能做事，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兩隻纏過却又放了的足，勾鐮刀似的，常常不住地拐進拐出。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一提起，便笑起來了，「嚇，那個息一會再來麼。」現在老板娘晒好衣衫，看見劉老九他們，都拿着冤兜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知道這一年淘堰開始，她店里的生意，又有好幾天熱鬧了，因為淘堰照例都是從她的店門口起，一直淘到烏木沱去的，她一面把帶有菩提子(一)氣味的濕手，朝藍布圍腰上搽着，一面將足朝前拐了幾拐，笑嘻嘻地打招呼。

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把跳板冤兜之類，放在茶桌子側邊，一面仍舊拿起了鋤頭，這麼說道：

「費老板娘的心，東西請照顧一下。」

老板娘也跟着走進店里，把夜來放在桌上的一條板凳，順手取了下來，一面回頭望望屋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水汽到還沒有冒出，但藍色的煤烟，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說道：

「忙啥子吃杯茶嘛。水就要開了。」

「老板娘，不要客氣了，息一會兒再來。」

一 菩提子，鄉下人用其外殼洗衣，效果等於肥皂。

趙長生剛走進來，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一面眨着刁滑的眼睛，就這麼搭嘴。

「挨刀的，大清早晨，看我咒你！」

老板娘將屁股一歪，便轉身過去，抓着一張稀髒的帕子，直對着板凳桌子，一陣用力地擦着。

「你才是，人家老實話囉。」

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眼睛飛一下櫃台里面，便一邊笑着，一面尾着劉老九走了。

最後邵安娃來放冤兜的時候，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只是帶傻地一笑，便將她那已經翹起的嘴唇，更加翹高起來，打頑地罵道：

「放開些，你這齋家子。一年到頭，酒也不吃，茶也不吃的東西。嗚子，你聽着沒有我說的，出錢才准放……我問你，你的工錢哪里去了？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全結你搜個一乾二淨？」

邵安娃憂鬱地點一點頭，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媿的神色。

「沒出息的東西……我不可憐你。」

老板娘將拿帕子的手舉了一下，就又埋頭去擦桌子去了。

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望，看見招財和來寶，已跑到沿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正對着一條挾尾巴的灰狗，前前後後地嗅着。便撮起嘴唇喚了一聲。但那邊沒有答允，也不轉來，便邊走邊罵道：

「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

向烏木沱那面的溪溝走去，兩岸夾植着高大的棲木、楊柳、麻柳，以及枝條茂密的枏格蚤樹，挨近水的地方，還長着青色的菖蒲和打破碗花。水很深，顏色也清亮，表面只是悠悠地動着。底面却現出樹枝的倒影，更下去，就映着明靜的天空、泥沙、苔衣、水藻之類，倒反而看不見了。

大濠左近一帶，以及伸到烏木沱那邊的，全是一望青青的易老喜的田野。那是灌申家堰的水，和野豬堰這一帶人家只是在保甲區域的劃分上，全屬一個團局吧了，別的是聯不起什麼關係。但野豬堰大溝兩岸的土地和樹木，却又是易老喜的。他這時就提着檢狗糞的窰兜，在田埂上走，一面尋覓沿路的狗屎，一面用眼睛在溜這面走着的三個人。他老是這麼樣的，遠遠的就打量你，盤算一通。等你要走攏身邊了，他却順下眼睛去，彷彿不會看見一樣。就是全他對面談話時，他也不多看你的。只在緊要的關頭，始望你一下，但這一瞥的眼光，是含着多種多樣的意思：比如明明先前聽見他答允了，現在才覺出那是有點靠不住的。其實，他答允過的話，到並不翻悔，只不過他那眼睛，老是使人感到疑慮、驚惶，或者迷眩罷了。

「媽的，你在打量啥？老子又不偷你的姐兒妹子！」

趙長生看見易老喜在遠遠地一路偷望他們，便這麼低聲地罵着。

劉老九掉過頭來看他一眼，罵道：

「你罵哪個……闖着鬼了，一大清早，就聽見你在咕咕嚕嚕的。」

「仝你滾相干，我罵他！」

趙長生用嘴巴朝易老喜那面一遞。

「你簡直沒球事了……去洗二煤炭嘛。」

劉老九見他這麼無事生非，罵了一聲，便仍舊朝前走他的。

趙長生却將肩上的鋤頭一移，滿有道理似的回答道：

「我討厭他，一看見就生氣……那對耗子眼睛呵！」

大溝的右邊，是一些漸漸低下去的沙地，夏秋時候滿鋪着黃豆苗和花生藤子的，現在却空了起來，殘留着剛剛扯後的白蘿蔔和紅蘿蔔的敗葉。沙地盡頭，却是一條通過平野的大河，除了七八月間，遠處山洪暴發，平河兩岸，全是滔滔奔流泛濫而外，平常日子，就全是乾的，河底裸出陽光照白的泥土和石頭。有些地方，且縱橫着芭茅叢生的小溝，和林木茂密的小堤，竟將沿河的景象，弄得十分荒野，若在黃昏和夜里，還會使過路人害怕哩。

在大溝逼近河身的地方，有條一兩丈長的缺口，一年到頭，都用竹編的籠兜裝起石頭，面上泥塊來堵塞着的，只在春天淘堰的時候，才把它挖開，讓水全行瀉了出去，直到溝底淤澱的泥沙雜物，全部疏浚之後，始重行換上新的籠兜。

劉老九走到這里，把鋤頭順在身邊，一面摸出烟盒子來，裹着烟捲，一面用眼搜尋籠兜破爛漏水的地方，因為從那里下手，是要比較容易些。

趙長生却没有拿烟來裹，也不注意他目前就要開始的工作，只朝附近沙地一間草房望去，那是後面擁着竹林，前面鋪有青色菜地的。他每次來到這裏看水（看籠兜塞着的缺口，如有走水，便要挖泥巴去敷緊）都要尋找機會，全那屋里的女主人說幾句笑話。女人的綽號叫做「鋸子」。雖沒有息一會兒再來，那麼有名，但這四鄉的人，却大都知道。她嫁過三兩個鋸木匠，都是嫁一個，死一個，所以人家說她就像鋸子一樣，將每個丈夫如同

籠兜，粗竹篾編的，中裝大石塊用來作堤。

鋸木頭那麼鋸了的。因此便承襲了鋸子的聲名。現在他就正蹲在菜地里，替快要抽苔的蒜苗，拔着雜草。四歲大的一個女孩，臉像滾屎鴨蛋，流着兩條清鼻涕的，則在門前灰堆旁邊，弄着瓦片和石頭。

劉老九啣着煙袋，將褲腳紮起，爬下堤埂，跳到籠兜上去，就是一鋤，隨即鬆了手，朝手掌心吐點唾沫，然後再動手挖。挖了好幾下，已將面上的泥巴挖去，露出了籠兜和石頭，却還不見趙長生下來幫忙，便喊道：

「死人，你在幹啥？」

「忙個啥？」趙長生懶懶地這麼回答着，同時向那慢慢走來的邵安娃喝道：「走快一點，膠粘着跨哪。」隨即把頭上的布帕子摸了一下，就走向蒜苗地那邊去，蹣手蹣足地，站立在那女人的背後一會兒，才忽然大聲，喊道：

「嗚，客來了，都不招呼一聲麼！」

「呵，龜兒子，你把我嚇得一大跳，」女人把帶笑的胖臉蛋，掉轉過來，睜起小眼，看了一下，接着正起臉孔問道：「今天要做啥？」

「做啥，淘堰哪！」趙長生眉毛挺了兩挺，現着很神氣的樣子，一面也就蹲了下去，順手摸摸那些肥大的蒜苗，毫不勉強地說道：「呵，盡都懷胎了喃。」

鋸子有點臉紅，做出生氣的樣子。問道：

「你在嚼啥子蛆？」

「呵！你真多心！我在說它們肚子大了，快要冒蒜苔了哪。」

趙長生笑着，一面兒戲地，把蒜苗的一匹青葉子，從頭到葉尖，用兩根指頭理了起來。

「滾開，滾開，去做你正經事吧，不要在這里德兒當的。」

女人將手一揚，就埋着頭，只是忙忙地扯草。

「我來有正經事的哪。」趙長生立刻一本正經地說，「那邊籠兜弄不開，你肯不肯？我娶問你借件傢司！」

「不行，你要借我的斧頭麼，那會砍着石頭的。」

「哪個要你的斧頭？我是要借那個……」

「啥子東西？你嘴里御着狗屎啦！」

「我想把那籠兜鋸一鋸，就爭一把鋸子。」

「你在胡說八道，你看見誰拿過鋸子鋸籠兜。」

「嘛，你簡直好記性，我就用過哪。」

「呸，你這要死的！」鋸子一下子明白了，立刻滿臉霏紅，抓着泥塊朝趙長生打去。

趙民生嚇嚇地歡笑起來，偏動着頭，躲避着。

「嗨，狗東西，你才安逸喃？」

劉老九從淺草的堤邊，露出包藍布帕子的頭，大聲抱怨。

趙長生立起身來，得意而高興地回答道：

「就來，就來，借着鋸子就來！」

「扯，一天就是抱雞婆打擺子，又撲又顛的。」

劉老九這麼罵了一句，就把頭縮下溝坎。

趙長生走了回來，看見老喜在溝那邊立着，正將伸向田間的一條插蠟樹枝子弄斷，一面又在偷偷地打量他，他就照平常的例子，做出笑臉招呼道：

「請早，易大爺！」

以前易大爺對這樣的招呼，定規也要來個「請早」的。此刻，却只是沉着臉，現着很忙的樣子，鼻里哼了兩聲，算作回答，就立即提着狗糞窰走了。

趙長生見他隱蔽在棲木樹和芭茅的那邊了，才對着溝里吐了大口痰，罵道：

「狗坐窰兜，不受人抬的傢伙！」

靜悠悠的水面，便立刻點動了一大圈的波紋。

劉老九息着手，把鋤把子順在懷里，仰起頭說道：

「這是你自討沒趣！我麼，要理他，就不要背後罵，要背後罵，就不要理他！」

接着，朝兩隻手板心里，吐一點口水，互相搓一搓之後，就又捏着鋤把子挖起來。

趙長生朝腰上摸摸，突然失聲叫道：

「呵呀，我的煙袋呢？」

急得在草地上，轉來轉去地找尋。隨即向溝坎下邊的邵安娃問道：

「你看見我的煙袋沒有？一定掉在路上的……聾子，你耳朵搨蚊子去了！」

邵安娃滿頭是汗，正吃力地挖，趙長生問的這個時候，剛好一鋤就挖通了，水立刻朝大河荷荷地奔去，石頭，泥塊，也發出了崩裂和滾走的聲音。沙灘兩邊密密長着的馬首荷，和淺淺立着的眉毛草，便給水淹着了，還有露

在外面的，也浸滿了雪白的泡沫。這些低窪地方的枯草，去年留下尚未給人割去的，爲水衝動，一起一伏，好像風在吹拂一般。招財和來寶，原是在乾河底追逐那些撲地飛走的野麻雀，給水和渣草，突地衝到足下，便趕緊跑上岸來。來寶害怕得挾緊了尾巴，返轉身去，汪汪地吠着。招財却向溝里的邵安娃，驚異地打量，似乎想從他臉上看出一點究竟來。

劉老九爬上溝坎，拭着足桿上的水珠子，一邊向邵安娃喊道：

「不要挖了！不要挖了！」

又立刻罵趙長生道：

「媽的，掉了就算了，還要找個啥……快去借蝦芭來，我們接魚哪！」

「算了？人家是玉石嘴子哪！」

趙長生重新看看地面上，拿足腳踏周圍的青草。

「等一會再找，說不定是掉在屋里的。」劉老九就拿水濕的手來推。「快去向鋸子借借……喲，你看那不是一條大魚麼？」

大溝的水面，因爲朝下奔馳的牽引，便大大激動了，平日安居水底的魚蝦些，都驚得直朝水面上竄了起來，迅速地劃出許多細小的波紋。劉老九又高興又惋惜地說道：

「不接着，那多可惜呀！」

「媽的，昨天晚上，夢見檢銀子，拿在手里才是狗屎，我就曉得今天一定要蝕財，媽的，果然打失了煙袋。」

● 蝦芭，細竹篾編的，各處虛着縫隙，水可通過，魚却被裝着。

趙長生無望地拍拍兩手，但眼睛一看大溝的水面，也馬上動心起來，就咕嚕地抱怨自己，一面直向鋸子那边走去。但鋸子已經自家走來，一隻手拿着木樁索子，一隻手提着大蝦筧。因為必須獨立過活的日子，已把她練尖滑了，她懂得這堰水一放，溝里面定有油水可撈的。

這一回，趙長生却爭先下水去了。他叫邵安娃把蝦筧安在缺口上，自己就在蝦筧兩邊打上木樁，拴緊索子。這樣，蝦筧才不會給水冲走。

劉老九見趙長生那樣熱心，便坐在溝坎上息氣，靜靜地叭着煙，他兩隻棕黑的腿桿，長伸伸地擺在草堤上，就像橫放着的兩條小鐵柱一般。

鋸子看了一下，心里暗自納罕道：

「好結實的傢伙呀！」

這時她的女孩却突然在菜地那邊哭起來了，原來這小人也要看熱鬧，剛走在半路，就給招財和來寶，歡迎過去，且拿鼻子朝她身上亂嗅，便把她嚇得一屁股倒坐下去。

鋸子回頭，一眼看見了，便「呵呀」地叫了一聲，接着罵道：

「這是哪來的野狗哪！」

一面拿石頭拋打，一面急忽忽趕了過去。

劉老九便取下烟袋，大聲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不會咬人的！」

隨即擡起嘴唇來喚狗。

鋸子扶起小孩，一面抬着頭，半噙半笑地回答道：

「你這說風涼話的傢伙……把人都要嚇死了，還說不要緊！」

劉老九從來不會同她說過笑的，便不禁臉紅起來，低聲罵道：

「這野婆娘！」

跟着，就把煙袋揀上嘴巴。這時，趙長生已經爬上溝坎來了，便向劉老九開玩笑，故意大聲問道：

「你叫她啥……哈哈，叫得對！叫得對！」

鋸子抱着小孩，提着木桶走來，對趙長生罵道：

「啥子叫得對……你吃笑婆子的尿了！」

「你還不曉得嗎？她叫你野婆娘呀！」

趙長生見劉老九在向他鼓眼睛，便一面笑着回答鋸子，一面逃避似的跑開幾步。

劉老九紅着臉，捏着拳頭，嚇趙長生道：

「你再胡揆些！看我不要捶你這狗頭！」

鋸子就對劉老九看了一下，假裝生氣那麼說道：

「我看你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

一面就脫去鞋子，下水去拿蝦筍里面塞着的渣草，她原是丫頭出身的，自小就大着一雙足板，沒人替她包

纏過。

趙長生怕劉老九真的生氣了，就向天空看看說道：

「不早了！我們轉去吧！」

隨即做模做樣地朝溝里吩咐道：

「你可要好好守着，不要亂跑！等會轉來，我們同你四股平分！」

「瞎說！四股平分！」鋸子伸起腰來，手里抓的一把渣草敗葉，水淋淋的，並不丟去，「我一個人要花大半天
的工夫哪！」

「那麼我們同你平半分吧？」

「就是平半分，我也划不過！你們做些啥？不過安一安蝦芭！」

鋸子把手里的渣草丟開，又彎下腰去摸。

趙長生不滿意地笑道：

「那活見鬼了，照這樣說，我們三裏，簡直一根魚都不該得了！」

鋸子又抓起一把草葉，隨手丟去，望一下趙長生，又望一下劉老九，笑着說道：

「那又不是這樣說……我煎好，你們可以來吃一頓哪！只要你們帶鹽清油來，我是可以請客的。」

鋸子一面說着，就一面爬上籠兜。

趙長生看一下鋸子，又看一下劉老九，便笑着說道：

「你看，魚沒有要着，到反要出脫一罐油了媽的。同你這人真是打不得私交！」

隨即帶着同意的神情，向劉老九說道：

「也好，難道我們還分回去，送給春圓子麼？」

劉老九扣去了煙斗子上的煙灰，爬起身來，一面拿鋤頭，一面回答道：

「我說在先，油是你答允的。我只能帶張嘴巴來吃哪！」

跟着就把鋤放在肩上，只顧走他的。

鋤子已從籠兜爬上溝坎來了，就高興地接口道：

「對的，油是包在他身上了！你們兩位空身子來就是！」

一面又擲揄趙長生道：

「聽清楚！沒帶罐油來，你有本事進門，就賭你能！」

趙長生一面拿鋤頭準備動身，一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小聲說道：

「帶油？我還會給你帶件衣料子來呢！」

隨即大聲笑道：

「只可措你不配呀！」

連忙跑開了。

「呸，不要臉的東西！」

鋤子罵了一句，便回去拿裝魚的木桶。

邵安娃累得滿頭是汗，坐在旁邊把煙葉慢慢裹着息氣，裹了好一陣，剛裹成一枝，却又見他們走了，便只得仍舊放進煙盒去。慢慢立起身來，一面肩着鋤走，一面掉頭四望，找尋他的狗。但狗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四

他們走回陳家麼店子時，太陽已經很高了，但來淘氣的，只到了汪四麻子。他是汪二爺的家門，屬於遠房姪輩之列的，雖沒什麼錢，但因人會奉承，說話又極乖巧，汪二爺便很看得起他，給他八九畝田耕種，不要他的押租，每年秋收只出租穀。因此，他一同人家談起汪二爺，總把聲調弄得甜蜜蜜的，「那，我們二爺……」彷彿他就是汪二爺的親姪子一樣。其實汪寶清，那個在省城讀書的小夥子，倒及不着他，對他的二爺，反而現得有些疏遠。而且他每回和人高談闊論，差不多十有九句，全是從汪二爺那裏聽來的：在他以爲汪二爺便是道理本身！他老人家哪會錯呢？他這時正同老板娘談天，講一個出色的笑話。樣子怪眉飛色舞的。

「那真是棺材伸手，死也要錢的傢伙！」

「呸，清早八晨的，就抬箕……不忌，不忌，百無禁忌！」

老板娘，本是正聽得很有味的，突然聽到他說「死」，趕緊罵他一句，又連忙做出禳解的神情，這是她家里人失口說出不吉利話時，她便要這樣做的。

「那有啥要緊？」汪四麻子右手往外一揮，剛要繼續說下去，因見劉老九他們走來了，便又提起剛才說過的。「你們看，這樣的狗夾夾都有，爲了不肯添船錢，就情願自家走過江去，船伙子看見他要淹過頂了，心裏不忍，便叫道：『算了，不要你添多，就添一個銅板吧！』」那知他還是不肯，情願丟掉老命，也不肯捨分文的。」

● 家門卽本家。

● 早飯以前說了不吉利話，稱爲抬箕。

趙長生一向愛同他說笑，便一面放下肩上的鋤頭，一面用手揮他道：

「你又在衝穀子了！沒事做！去轉一轉吧！」

「嚇嚇，衝穀子？」汪四麻子聲音立刻變成甜蜜蜜的，「我告訴你，這是我二爸前幾天親口講的！他還說，這傢伙去見閻王的時候，閻王爺就發他一頓脾氣，罵他這樣要錢不要命，只合又去下油鍋。那知他才一點也不怕。還向閻王說道：『稟大王，燒乾鍋炸我好了……你猜，爲的啥？』連閻王也奇怪起來……他說，我想請你把買油的錢折給我哪……哈哈，你們看，狗到這步田地！」

衆人笑起來了。汪四麻子就更加得意，伸起頸項，逼緊趙長生說道：

「你敢說這是衝穀子的嗎？」

趙長生素來嘴巴子是不讓他的，惟獨一同他談到汪二爺，可就不開腔了，這次也一樣，不同的，只是紅了臉。汪四麻子深懂他這種毛病，就故意在人前，說些話來虎住他。隨即望望溝那邊的田野，看見易老喜在遠處溝邊走着。就向大家遞一下嘴巴，說道：

「我二爸還說過，那位狗夾夾，說不定也會向閻王要油錢哩！」

衆人又笑起來。邵安娃帶着兩條狗，剛剛走到，他也和大家莫明其妙地笑着。汪四麻子慣愛兜這老實人的，就作古正經地問他道：

「你在笑啥？」

邵安娃紅着臉，嚙嚙起來：

● 衝穀子說謊。

「我……我……那……」

汪四麻子正高興得還要說一兩句的，却給老板娘拍一下手打斷道：

「我猜對了！前一向，好幾天早上，汪二爺都打這里過，不去別處，一去就到那邊，（拿嘴巴向易老喜那邊田野遞一下。）轉來的時候，總是馬起臉，見人待理不理的，我猜那其中定有原故。現在聽你說來，十拿九隱——」

只要關於汪二爺的新聞，汪四麻子一聽見，就要挖根挖底問個究竟的。因此，便連忙掉轉身子來，對着她詫異地問道：

「啥子十拿九隱？這才怪了！他老人家的事情，哪樣不對我說？」

「那還不是銀子錢的事情！哪一樣瞞得過我們生意人的眼睛？」老板娘現出比一切人都要精靈的臉色，一面拿手搔一下手腕。

「我肯信，我二爸會向他狗夾夾借錢！」

汪四麻子越發莫明其妙了，可是說話的語氣，却更加來得有定見似的。

「那你越發不懂了，要我們生意人才明白！」老板娘，剛說到這里，聽見屋里老頭子在叫他吃飯，便回頭道：「就來就來！」然後又向汪四麻子：「你懂嗎？啥子貨一消得，就要趕緊大批買進來。你想你二爸，街上又是洋廣貨舖子，鄉下又是燒房，銀錢哪又會不拉動拉動一二？」

「這又不對了！」汪四麻子駁她一句之後，就向趙長生他們說道：「你們看，要是拉賬，我二爸人大面大的，何消他天天早上去勞神？我敢說，只消一會子工夫就講成了。」

「你好聰明囉！汪四哥！」老板娘已經朝里面走幾步了，又掉身轉來，「狗夾夾哪還不放賬呢？就是利錢高」

「哪！我們借他一二十塊不打緊，拉他三千五千，那你——」話還沒說完，因見老頭子在發氣，罵她怎麼屁話那麼多，就趕緊走進去了。

劉老九自家去倒杯開水，坐在門檻上喝着，聽到這里，便順手拍一下膝頭道：

「對了！難怪他這一向脾氣大——從來不罵人家吃煙的，今早晨！」

汪四麻子却看一下劉老九，大聲說道：

「她全是瞎猜的……我想一定是替糴子籌款，前幾天不是說城里又來一批糴子嗎？」

趙長生坐在旁邊有意無意地聽，因為肚子餓，眼睛便不住朝東面瞻望，這時燒房里的夥計已送早飯來了，他就趕緊起身去接，但聽到糴子的事，便又停下問道：

「不曉得他們還招不招？」

「招？怎麼不招？你鬍鬚頭正合式呀！」

汪四麻子一下子又有說有笑起來。

趙長生把茶碗端到茶桌上，一面紅起臉罵道：

「放你媽的屁！」

汪四麻子已經吃過飯了，但還是伸起頸項望他手上的茶碗，隨口問道：

「那是啥子茶？」

趙長生連忙報復道：

「你自家都不曉得嗎……苦瓜哪！」

「亡八蛋！」

汪四麻子知道苦瓜是指他麻子的，但也不生氣，只把他二爸常常罵人的話，很氣派地使用出來，這就是表示他不屑於和他見怪的派頭。

這時溝里的水，已流得淺淺的了。溝坎上冬天落下的乾樹枝和溝邊種田人隨手拋進的稻草椿之類，也在水面現了出來。溝底兩邊的水草苔衣，先前還隨流走的活水，輕輕拂動的，現已密密的攤在污泥上面，爲陽光一照，發出細小的泡沫來。溝底中部曾經爲水沖成一條槽的，還沒有完全流盡，面上便現出虫和蝦子割出的波紋。汪四麻子背剪着手，在溝邊上走走，時而把頭掉在這邊，時而掉在那邊地打量，不久轉到陳家店子來，就向絡繹走來的淘堰人，指一指溝邊道：

「你們看看吧……我說溝身爲啥子一年年地窄呀，原來就到那里！」

溝坎在水深時，還看不出，水一流盡，便現出有人把它加厚，從上倒下泥土的痕跡來。因爲一般的溝坎。挨溝底的地方，年久月深，照例要給螃蟹掘洞，鱧魚作窩，現得空虛的。而現在却露出相反的情形！等衆人都在觀看的時候，汪四麻子就對易老喜那邊的院子，忿忿地說道：

「看嘛，這回我們得跟他算總賬的！」

老板娘提起銅壺正對茶客些，沖了一通開水，聽見汪四麻子在那麼大聲地講話，就向劉老九他們努一努嘴小聲道：

「這個抱大足桿的傢伙！你簡直得罪不得他的汪二爸，說起風他就是雨了！」

趙長生連忙抬起碗，一面吃飯一面跑出去看，向汪四麻子接嘴道：

「那算啥子賤！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通給他倒在菜田里！」

沿溝一帶的油菜田，油綠綠的，通已發出又胖又長的菜苔，不幾天就要開花了。看起來，顯然比別人灌溉得勤快，肥料也下得多些！衆人由羨慕生妬嫉，便也說笑附和道：

「對的，對的！——通給他倒在菜田裏！」

趙長生進去挾菜時，劉老九已經吃完了，正端着一碗滾熱的茶要喝，就一面責備他說道：

「你在發癲了！……這對你有啥好處呢？」

趙長生急忙吞一口飯，不以爲是地說道：

「我討厭那傢伙……媽的，拿架子，對人理也不理地。」

其實他更生恨的地方，是小時候易老喜曾經打過他，不過他不好當衆說出來。

劉老九把茶碗放在桌上，將頭向前一遞，差不多像罵那麼地說道：

「拿架子有啥要緊？你不理他就是了。總不像春圓子一樣，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

趙長生紅漲着臉，沒說話，只連二趕三地，吃他碗裏的飯。

招財和來寶已經來在店門口，看見邵安娃他們在吃飯，本要跑進來的，但給老板娘拿茶脚子對它們一潑，便只好退在門外搖尾巴。邵安娃吃到尾後，很想挾一兩塊飯巴團給它們的，可是看一眼趙長生，黑臉都嘴的樣子，就不敢了。他怕因此拿他來出氣，但對招財和來寶，却時而從碗邊上溜着慫恻的眼光。另外別人說的什麼事，他是不大管，也不大愛聽的。

動手淘堰的時候，人便分成兩大組，一組是站在溝底，將爛泥渣草苔衣之類，拿鋤頭挖進窰兜。一組是把裝滿泥沙的窰兜，用懸有繩子的扁挑，担在肩上，踏着搭上岸去的跳板，送到溝坎樹腳下倒掉的。

趙長生懂得挖泥，只站溝裏，是一件輕便的事情，便和汪四麻子他們爭先去拿鋤頭。劉老九看見大家那樣怕勞苦，就去摸着扁挑，拉下嘴角說道：

「這不過多出點氣力罷了！」

邵安娃喂了狗之後，才慢慢走來，當然輕便的事情，已沒他的份了，但他並不管這些，人家叫他拿扁擔挑，他挑就是了。那種近乎傻的態度，差不多引起那些拿鋤頭的勝利者，發笑起來。

鋤頭在溝底挖動，腥臭的泥味，和水草的氣味，便升騰四散。太陽光漸漸有些刺人皮膚。劉老九邵安娃他們挑着重重的窰兜，時而從稀濕的溝底，走上乾燥的溝坎，時而從樹蔭籠着的所在，踏進陽光晒着的地方，汗就不知不覺地淌了起來。

趙長生和汪四麻子他們便常常躲在樹蔭遮着的溝底，一面挖，一面唱起歌來。開始是汪四麻子唱男腔。

「高粱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沒得銀錢來接你，

扁挑與扁担同義。挑與担，也有同樣的意思。

績麻紡紗耐煩些！

趙長生接口過來，唱女腔。

「高粱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沒得銀錢也接去，

免得爲妹守空房！」

這歌在別人聽了，只是好笑，但在劉老九呢，却有些不自在。因他從小就由爹媽定過一門婚事，女的便是他的表妹。到大來，表妹也還中意他，雖是當爹媽的面，對他有些拘束，但一背着却是說有笑的。可是舅父舅母着見劉老九父母雙亡，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就變了卦，起初是不許他們兩個年青人見面，繼後竟逼着解了婚約，另外將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做小」去了。他記得前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他們倆就曾經在落日照着田野裏，小聲偷唱過這個歌來的。那時候，何等的快樂。誰知從此之後，便再也不能見面了。

另外的人不等汪四麻子他們開口，便行接唱下去。

「高粱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今年天乾接不起，

明年粗布縫一些！」

汪四麻子和趙長生趕快一齊拿女腔接着唱。

「高粱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有錢無錢接起去，

哪個要你縫衣裳！」

劉老九記起她唱這一段的聲音，心裏便酸酸的了，足桿也有些發軟起來。他將窹窹裏面的爛泥沙石，倒在柳樹腳下之後，還呆呆地立着，向遠處漠然望一會兒，易家院子內的樹林，略含煙霧，看去也彷彿滿帶哀愁似的。去年他表妹出嫁時，他躲在稻草堆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來，也不同人講話，也不看人，只死勁捏緊鋤頭，將一大塊菜地！半天就挖完了。這在別人，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此後脾氣也改變了，對人冷淡而且固執！

綴滿嫩葉的柳條，在他頸上，冰冷地拂過，他才重新挑起空窹窹，返身走下溝去。

溝裏的人些，通給歌聲弄活潑了，一時這裏那裏，便都信口哼唱起來，挾雜着鋤頭挖掘沙石泥巴的聲音。平日他們分散在田野裏，各人耕各人的，埋頭不作聲。要在水牛踩錯犁溝的時候，才會高聲叱罵起來。因此沉默久了的他們，在這時就更加唱得有勁！連趕街過路的人，也禁不住停息下來，微微發笑地傾聽一會。附近田野裏摘龍鬚菜的女人些，竟一直伸起腰，把手遮在額上，很有興趣地瞻望過來。有的聽紅了臉便「呸」的罵了一聲，趕緊彎下了身子，重新把指尖伸進嫩綠的細葉裏去。

散居在原野裏的人家，有些是請長年月夥耕種，每天便得袖着手到陳家店子來喝茶喝酒，閒談天的，這時也走到溝邊上，站在樹蔭底下看開熟。其中有一個衣衫穿得特別講究，單他那枝玉石嘴子的湘妃竹煙袋，就與

衆不同的，便是馮七爺。他是個鴉片煙鬼，莊稼和生意全不在行，也不愛管的，但一談到打官司告狀，那就沖能極了，無論怎樣不在理的事情，總是拿長指甲搔一搔頭髮，很冷靜的說道：「我有辦法的！」鄉裏的民團和學校，也攪在手裏，不肯讓給別人辦，但他自己却常對人訴苦：「這些事麻煩透頂哪，要是哪個來接着，我才謝謝他呢！」如果別個真的來接辦，那又一點也辦不起走了，因為第一個掣肘的，便是他。這時，他一到溝坎上走動，閒着玩耍的人些，就都同他打招呼，奉承他幾句。他那上癮的灰白臉上，對人總是很莊嚴，絕不像汪二爺一樣，一團和氣，做得笑迷迷的。

趙長生挖滿兩窰兜，便把鋤頭把子順在懷裏息氣，他歌已唱厭了，只上下左右地打量，想另外興點花樣，或者說些笑話。恰好邵安娃走來挑他挖的那兩窰兜泥巴，他就向邵安娃要笑不笑地，遞一遞嘴巴，朝着溝坎上說道：

「嗚，你看見沒有？」

「看見啥？」

邵安娃把鬢着去挑的身了，立了起來，漠然地發問，一面拿手背揩揩額上的汗珠。

「半天雲里張口袋，你裝風（裝瘋）那位拿綠帽子給你戴的傢伙，你就認不得哪！」

邵安娃這時才抬起頭，一眼看見了那邊溝坎上站着的馮七爺，便不禁臉紅起來。提起這件事，他是很難忍受的，而況又當着衆人面前，他便破例地生氣了，對趙長生罵了一聲「媽的！」就挑起窰兜上岸去了。衆人和趙長生，便高興得大笑起來。

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童養媳出身，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長大來，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

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得住的，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里。但邵安娃却十分怕她愛她，每一回家，總把衣袋里裝的工錢兜底底全倒給出來，對她傻頭傻腦地發笑，想討她的歡心，她在這個時候，也用極好的臉色，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直到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里，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床上，跟他老婆面對面燒鴉片煙時，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當夜轉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風一路走，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里面。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但他却不回去了，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

邵安娃挑着泥沙走在搖搖閃閃的跳板上，聽見人些全在下面笑他，幾乎發暈起來，一到溝坎上，便糊里糊塗地，提着冤兜後面的耳絆子就倒，哪知一個不打緊就倒在易老喜的菜田里了，一窩兩尺來高的油菜苔，便壓得連根倒下。劉老九正挑起東西上來看見，就一面倒，一面說他道：

「你發昏了！怎麼倒在人家田裡頭？」

隨即走下溝去。

邵安娃本是倒了泥巴，就走的，聽了這麼說，回頭來看，自家也吃了一驚，於是他便惶惶地丟下扁挑，蹲着身子，拿手去把泥巴弄開。

另外的人走來看見了，便嚷他道：

「傻瓜倒就倒了，你弄開他做啥子？」

「胆小的東西！才一冤兜嘛，多倒幾冤兜也沒相干的。」

「不要怕，不要怕，有老子們在這裏，狗夾夾敢吃你麼？」

趙長生正對自己的手板心，吐了一點唾沫，打算去挖的，聽得溝坎上鬧得一片聲響，便朝剛從跳板上走下來的劉老九，笑扯扯問道：

「上面嘍哪怪兒的，在做啥子……莫非邵安娃生了孩子嗎？」

「還問哩！就是你這該打的，惹的事！你不兜起人笑他，他怎會把泥巴倒在田裏頭？」

劉老九劈頭就罵他幾句。

趙長生一鋤頭挖了下去，並不拿起來，就扁一扁嘴，接着說道：

「這有啥子大驚小驚怪頭……倒了一窠兜泥巴！呸！」

汪四麻子却帶驚喜的神情，搶着說道：

「真的倒在田裏……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恰好邵安娃挑着空窠兜下來了，他就仰起麻面孔，將鋤頭依在身邊，翹着大姆指，誇獎道：

「對的，好傢伙，再到他的媽的幾窠兜！」

這時，這一節溝已經淘好了，別的人些正把跳板移到前面去，劉老九一面和別人抬他們踏的這一條跳板，

一面暗自罵汪四麻子道：

「這個使鬼拍門的傢伙！」

汪四麻子把鋤頭放在肩上，一邊走，一邊對大家逞能地說道：

「看嘛，這一回，讓我來挑……我是不像你們那樣怕事的……邵老安你是條好漢，我請你到息一會再來

那裏去吃酒！」

趙長生提起冤兜同他一塊走着的，便側着身子，向他伸長頸項，揶揄道：

「啊，你一下子就這樣捨得請客哪！……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

汪西麻子取下鋤頭來，作勢對他打了一下，罵道：

「你這狗頭，總沒一句正經話！」

趙長生連忙跳開足下濺起的泥漿，正不端不歪地射了汪西麻子一臉。

「你媽的看我捶不斷你那蹄子！」

汪西麻子氣狠狠地罵了這麼一句，一面拉衣角來揩自己的臉。

趙長生跑遠一點，才回頭大聲說道：

「揩他做啥子？那不好嗎？……我替你糊得光溜溜的哪！」

汪西麻子對他揚一揚拳頭，也大聲回罵道：

「最好你那頭上也搽點哩！」

引得衆人笑了起來。

趙長生走到他們該挖的那一段，便把鋤頭朝溝邊一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很神氣地向大家嚷道：

「來，我們老板娘一下子吧！」

「啐，你那張屁股嘴囉！」

這惹得汪西麻子也笑了起來，雖然罵了一句，但自己也贊成息一會再來，就放好鋤頭，走上溝坎去，靠着一

● 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指他外面亂花錢，回家去要受老婆的責罵。

根棲木樹坐下，摸出烟盒來裏烟。

六

接着別的人，也爬上溝坎去，有的躺在樹下吸烟，有的到陳家子去喝茶。邵安娃却東張西望找尋他的招財和來寶，結果沒有看見，他便離開衆人，獨自坐在一籠發出嫩葉的芭茅側邊，陰鬱地緊緊閉着嘴巴。平日吸烟的好興味，這時也像全然沒有了。

足邊上鋪着爬地草，好些黑螞蟻在葉底走動。他看見一隻嘴啣白色食物的，特別現出興忽忽的神情，他就順手摘一條芭茅葉子，拿來故意攔着牠的去路，弄得那條螞蟻，急得團團地亂跑，竟致把食物都丟掉了，這本是一種近乎殘酷的舉動，但他那受傷了的心情，倒反而因此好過了些。

趙長生喝了茶回來，想吸煙，就習慣地摸一下腰帶上，但却摸個空，於是向大家喊道：

「把哪位，煙袋借來用用吧！」

衆人都把啣烟袋的嘴巴轉過來，望他一下，沒有答允。有的却向他做一下譏笑的鬼臉。他便拉一拉下嘴角，罵道：

「我還會借你們的嗎……送我都不要！」

跟着，他就輕手輕足走到邵安娃那裏去，因爲一眼看出邵安娃沒有吃烟，烟袋正插在他那微微彎屈着的腰幹上，便打算去偷偷地跟他拿了。剛走攏伸起手的時候，這邊坐着吸烟的汪四麻子，就嗷地大叫一聲。趙長生便趕緊車轉身來，張開手指，作勢捏了一捏。這時邵安娃已在作罷另一條螞蟻了，不但沒有聽到汪四麻子的叫

聲，結果，竟連趙長生從他腰上，抽去了烟袋，也不知道。

趙長生得意洋洋地走了過來，拿烟袋對衆人晃了一下道：

「我肯信，就把這些人吃乾了？！」

「不要得意！等一會，邵哈兒尋不着烟袋，會捶你一頓的。」

汪四麻子這麼說着，對他豎起一根指頭，

趙長生不回答，只向他尖起嘴巴，噓了一下，隨即挨近劉老九坐了下去，摸出烟盒子來，慢慢地裏烟。

劉老九仰面躺着，一雙手腕，交叉墊在頭下。嘴巴上翹起短短的烟袋，烟捲雖已燒完了，但還習慣地把它啣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像在靜靜地休息，又像夢幻地凝思。旁邊一籠麻柳的綠蔭，正斜斜地遮在他的身上。

天空已不像早上那樣的深藍了，太陽光豔麗的照耀着，彷彿上面暈過一層薄薄的白粉一般。雖然藍的顏色，到底並未掩去，但却顯得年輕些，嬌豔了些，幾片瓜瓢似的白雲，看起來好像是鋪在天上，動也不動地，可那轉眼之間，才知道已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樣式，或者業經散開去，間或有馬碧黎兒那種小鳥，嗚叫着，用拋物線式的飛沿，一蹤一落，一急一徐地劃天過空，樣子極其高興似的。但劉老九却感不到什麼興趣，心裏老是悶悶不樂，而一些撩人心緒的回憶，便都趁此機會活轉來了。

趙長生裝好烟啣在嘴上，正打算要逗着劉老九的烟袋，把它接燃，却突然看見劉老九一骨碌爬了起來，生氣那麼地自家罵自家道：

「息他媽的囉！」

接着就氣衝衝地走下溝去了。他就取下烟袋莫明其妙地望他一會兒，搖着頭說道：

「這傢伙又在發球瘋了！」

趙長生重新啣着烟袋，向旁邊的一位去接火時，汪四麻子就取下嘴上的烟袋，搖着手道：

「不要接跟他，不要接跟他！」……

別人就真個笑嘻嘻地照辦了。

汪四麻子吸了一口烟，把烟重又噴出來之後，就高興地向大家說道：

「我們今天就把他吃乾！看他還充狠嘛！」

趙長生接不着火，便對躲開的人，半笑半生氣地罵道：

「你簡直是汪四麻子的乾兒子！他放一個屁，你就會拿鼻子去接着……！」

其餘的人，還不想怎樣拒絕他的，但因聽見他這麼罵人，便安心同他開玩笑起來。起初是叫他去接火，等到

剛要逗攏了，就尖起嘴巴將煙袋移開，總使趙長生啣的煙袋，相差一點子。如果趙長生生氣來搶，便率性溜開。

汪四麻子喜歡得大笑起來，連聲地喊好，手裏拿着的烟袋竟顫動來把烟捲也落下地去了。

趙長生這才惱怒起來，吐一口唾沫罵道：

「媽的，你們都不是好東西！鴨子的足板一聯兒的！」

汪四麻子檢起煙捲，一面裝上烟袋，一面高興地喊道：

「不要嘔氣！不要嘔氣……我們怎麼吃得乾你呢？」

「呸，十麻九怪！」

趙長生唾了這麼一下，就一面朝陳家店子走去，一面氣狠狠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就爲難着人了？哼，我不曉得多走幾步！」

遠遠坐在插臘樹下的一位老人，看見已把他氣够逗了，就向衆人說道：

「算了吧！開玩笑也有個限度哪！」

一面便叫趙長生去接火。但趙長生接好之後，叭了幾口，便向汪四麻子譏笑地說道：

「麻哥，這下子你該得意了吧？」

「汪四麻子」遠對着他，吐了一口唾沫，隨即把烟袋的餘燼，朝身邊的棲木樹上扣掉，一面向邵安娃喊道：

「喂，邵安娃！」

邵安娃掉回頭來，看見大家都在望着他笑，就丟了手裏的芭茅葉子，彷彿做了錯事似的，紅起臉問道：

「你喊啥子？」

「啥子？你不吃煙麼？快要動手了！」

汪四麻子竭力一本正經地說，同時偷眼瞟一瞟趙長生。

邵安娃在他後面腰部慢慢摸了一陣，又站立起來，在坐的地方，亂轉了幾個圈，才張惶失措地叫道：

「呵呀，我的烟袋呢？」

趙長生吸着煙，連忙站起來，踏着跳板，就忽忽溜下溝底去了。

汪四麻子便向邵安娃眨眨眼，一面朝趙長生的背，遞一下嘴巴道：

「人家偷了你的，都不曉得哪！」

邵安娃却還不懂他的示意，只是對着大家亂轉着眼球子，着急地問道：

「哪個偷了我的？哪個偷了我的？」

汪四麻子就吐口唾沫罵道：

「蠢東西，這哪怪人家偷你的老婆哪！」

一面朝天上望望道：

「要正午了，我們動手吧！」

說着，就帶頭走下溝去。

劉老九已經挖滿好些冤兜，還不住地埋頭挖着，溝底沙石在鋤頭底下碰擊出驚耳的聲音，泥漿水藻則潑射得遠遠的。

汪四麻子走在跳板上看見，便大聲誇獎道：

「好傢伙，我要再我們二爸加你工錢的。」

等到汪四麻子看見劉老九拿的鋤頭是他自己的，便趕忙去搶道：

「呵呀，我的鋤頭遭你的殃了！謝謝你，不要幫我忙，你還是去挑好了。」

劉老九伸手攔開他，一面拭汗，一面向衆人說道：

「這回我們要換一換，好吃的東西，大家都該嘗一嘗的。」

隨即丟開汪四麻子的鋤頭，去找他自己的。

趙長生躲在溝底吃煙，便趕緊去抓自己的鋤頭，彷彿要同人作對那麼似的說道：

「我不管，我還是要挖的。」

汪四麻子也本想偷懶不挑，但因趙長生這麼說，就一面拋開鋤頭去拿扁挑，一面斜着眼睛看趙長生一眼，罵道：

「你這懶狗！我肯信，這就累死了人！」

跟着就挑了兩窰兜，雄糾糾地踏上跳板去了。走上溝坎，他看見邵安娃還在埋着腦袋，東瞧西瞧，胡亂地轉着，便喝他一聲道：

「你真是哈兒（一）我的話你不相信麼？你去看，趙長生吃的煙袋，是那個的？」

邵安娃這才急急忙忙地走下溝底去了。

汪四麻子朝樹脚下到了泥沙之後，伸起腰來望一望易老喜的田野，便想道，我該到去壓倒他的菜苔的，但是又立刻覺得這樣做太顯然了，因為還要越過人行的大路。只有那邊溝坎好到點，即使倒進了田裏，也好說是無心的過失。一面這樣決定，便踏着跳板走下去了。剛挑起滿裝泥沙的窰兜時，看見邵安娃腰上已插起煙袋，正挑着窰兜要走上這邊的跳板，便大聲攔阻道：

「上那邊去！那邊好倒點！」

邵安娃沒有回答，却默默地照辦了，汪四麻子也足跟足尾了上去，一面窰憑邵安娃：

「朝田裏倒哪！朝田裏倒哪？」

但這下子邵安娃却没有聽話，只向一籠刺芭叢倒去，汪四麻子就罵道：

「你這東西，怎麼這樣怕事哪！」

一 哈兒，意即傻子。

可是他自己也沒有直倒進田去。等到衆人笑他也是怕事時，他才鼓起勇氣來，一連向易老喜的田裏倒了好些。但他每次倒，總先要胆怯地看一看，會不會給人走來碰見了。倒完之後，就做出鄙視衆人的樣子，從溝坎上嘲罵到溝底。

「我簡直看不出，一大顆兒子會全是老鼠哪！」

後來，趙長生丟開鋤頭，大聲拍着胸口，道：

「媽的，你不要充狠！」

接着，就挑起窻兜到溝坎上去了。他却不管有人看見沒有，只顧照着菜田邊倒下去。有一次，易老喜的麼兒子已經走來瞧見了，旁人就悄悄警告他，叫他留意點。他反而仗着人多，高聲喊道：

「我不怕！」

順手就提起窻兜後的絆索，直向油菜田倒了下去。

這時汪四麻子已沒挑了，正躲在一株麻柳樹下息氣，一面把發癢的背，靠着癩皮的樹身，擠擦着。一面還在拿話來激趙長生：

「不要充狠，倒那幾窻兜，算個啥呀！」

挨正午就要啼喚的雞，已在遠處懶懶叫着了。草上，樹葉上的露珠，早已晒乾。菜田麥田裏的泥土，已由濕潤的烏黑，變成灰白的了。

這時作壞長的汪二爺走來巡視，手裏打一把黑洋布傘。早上穿的皮馬褂，業已脫來搭在手腕上了。面上微微笑着，彷彿就要向每個人打招呼似的。汪四麻子趕緊跑了過去，報告這樣，報告那樣。趙長生本想躲在樹蔭下

去休息一會兒，也不得不特別多挑幾次。他把泥沙倒了之後，掉轉回來，看見對面溝坎上，汪四麻子正對汪二爺說着，神情很得意，一面又拿手指向他這面指指，好像在講什麼有趣的笑話一樣。趙長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等到看見汪二爺瞥視他一下，現出一臉善意的微笑來時，才放了心，高興地踏着跳板，走下溝坎去。溝裏沒什麼人說話，也沒什麼人吃烟，只聽見一片鋤頭掘進泥沙的聲音。趙長生再挑一次上去時，他看見汪二爺已經慢慢地朝陳家店那面走去，汪四麻子光着頭跟在後面，還在一壁指手畫足地說着什麼。於是趙長生便將扁擔和窰兜一手，就朝棲木樹蔭下坐了下去。

七

易老喜自看見趙長生和鋸子那樣有說有笑的心裏甚是不快。回家去，碰着慶兒子，正拿竹棍當槍，趕打雞，做打獵的遊戲，這在往天罵一兩句就算了，現在却兇狠地給他幾下耳光，同時，又對老婆子囉唆一番。說孩子的沒規矩，正是她這老不死的，平常待孩子太嬌慣了的原故。繼後孩子跑到外面，去看人家淘堰，老婆子躲到灶房裏，去納鞋幫子，易老喜還是不平息下去，却更加覺得沒地方出氣了，就仍然踱到外面來走走，手裏則提着那隻檢狗屎的窰兜，這是不管沿途有沒有狗糞可檢，出門必須攜帶，早已成爲他的習慣了。

他順水溝，不知不覺地走着。陽光從樹葉縫裏鑽下來，晒得熱烘烘的，他也忘記把老棉襖脫來搭在手腕上，只不住忿忿地想道：

「爲啥子在我面前裝假正經呢？」

驀地聽見水流嘩啦嘩啦的，抬頭一看，鋸子正在對面溝坎缺口上，弓着身子，摸拿蝦笆裏面的魚蝦和水草，

褲脚則挽到大腿以上，兩隻足桿，又圓又潤，象牙柱子似的露了出來。每次伸起腰，把魚放在桶裏時，她那仰起來的胖胖臉蛋，黑黃色裏，透出了血液積壓的紫紅，出落得十分豐滿動人。

他四下望望：兩個大兒子和三個長年，原在這條溝的水源附近，担水澆菜田的，現已給那邊一座圓形屋頂的車房，全遮住了。下流淘堰的人聲，隱約可以聽見，但墊起足尖望去，還只是一灣無盡的溝渠和兩岸密密排着的樹叢。對岸則是荒蕪的河壩，間或有覓食的鳥羣，飛了起來，鳴噪着，不久却又落下叢莽中去。鋸子身邊，也沒人，只她那小女孩，坐在溝坎上，順手將燈籠花（一）一類的野草，扯來玩耍，樣兒顯得很專心，很快樂似的。

易老喜便涉水過去，躡在籠兜上，看水桶裏面裝着的魚些，一個個都有巴掌那們大，全把嘴巴，朝向水面，啣着，發出泡沫來。

鋸子抓着一條鮮活的鯽魚，水淋水滴地，投向桶裏，一面朝易老喜聳一聳鼻子說道：

「易大爺，對不起，請你把冤兜放遠一點吧！」

隨即躬下身子，去抓蝦籠裏面，剛剛沖進去的螺絲殼。

易老喜略不好意思地，把狗糞冤兜放到坎上，轉來又躡在桶邊，見鋸子老半天都不講話，也不看他，就望着她那雙滿粘銀鱗的手腕，囁嚅道：

「他才走嗎？」

「你說哪個？」

鋸子伸起腰來，頭一偏，冷冷地問。抓在手裏的鯽魚，頭尾不住地掙扎，刷下的水珠，濺得她滿臉都是。

一 燈籠花，蒲公英的俗名。

易老喜直盯着鋸子的臉，想從那上面看出什麼祕密似的，慢慢說道：

「我是說，趙長生。」

鋸子略撇一下嘴巴，拍的一聲，把魚丟進水桶裏。順手拿手腕擦擦臉龐和額頭，沒有說話，跟着又把手伸進蝦籠裏面去了。

易老喜再朝四下打量一眼，綠色的田野，帶樹的溝渠，以及草莽叢生的河壩，都靜靜地躺在太陽下面，反射出滿有生氣的光輝。沒有人影，只見一條母狗，夾着尾巴，越過田野，接着又閃現兩條牙狗出來。他把灰氈帽揭下，搔一搔纏毛辮子的腦袋，說道：

「那傢伙不是好東西，看樣子，就該挨黑打！小時候，半點也沒規矩，猴頭猴腦的，你叫他放牛，他就躲在墳地裏抱蛋，讓牛去吃人家的禾苗。一條狗，你會教乖的，他這樣的人，教也教不成材，無論你怎樣打他，車過背，就嘻皮笑臉起來了。我還想過，一個人，同鞭子一塊兒長大，該靠得住嘛，可是還不成，生來吃屎的狗，總還是要吃屎的。像這樣的傢伙，要靠他養家，那簡直是在做夢！」

鋸子伸起腰幹來看他一眼，一面把幾顆螺絲殼，丟給溝坎上坐的小女兒，叫她拿去玩。

易老喜看見鋸子的額上，臉上都粘有銀色的魚鱗，彷彿誰拿筆點上去的一樣，不禁越看越高興起來，一面把毡帽弄在指頭下轉動着，很有勁地繼續說道：

「歸根結蒂一句話，這批子窮光棍，你沾不到一點光的，他們雙肩抬一嘴，只合一輩子窮下去。不講別人，就拿他的老子來說吧。誰不曉得趙老碑，是個老好人，一輩子不多言不多語的。大家都看顧他，終年有活路作，一天也不會霉在家裏過來。可是，這發不起迹呢，老婆死的時候，我就親眼去看過，連一條好褲子都沒穿的。棺材呢，自

然全靠地方上兜的錢。這到底成啥子話呀……呵，可惜可惜。」

一條尺多長的鯉魚，突然跑進蝦籠，鋸子趕緊去捉，却立刻從手上，奮着鱗鱗，奔溜出去了，同時濺起來的水花，竟把鋸子的胸襟，也弄濕了一大片。鋸子抬起頭來，喘一口氣，一面失神地向溝裏望去，一面朝圍腰上揩乾手指，拿來理理胸口的濕衣襟。

「不要緊，等會水流乾了，包你捉得到的。」易老喜望着她那脹鼓鼓的胸部，安慰她一兩句，「你站上來，息一會吧，儘那樣躬去躬來的，腰幹也痛呀。」

鋸子沒有答理，只又躬下腰，去抓蝦籠裏面的敗葉。

於是易老喜把帽子戴在頭上，紅起臉說道：

「吳三嫂，你怎樣這樣不聲不響的。到底我那點不及他呢？」

「你在說哪一個？唔，唔，唔，達一半天，我還不明白呀。」

鋸子對他偏起頭，白一下眼睛。

易老喜就馬起臉說道：

「你不要對我假正經呀，那個癩痢頭，同你嘻嘻哈哈的，你以為沒人看見麼？」

「看見又怎麼樣呢？」

鋸子望也不望他，只硬硬抵他一句，仍舊把雙手伸進水裏去。

易老喜氣得說不出話來，只覺得自己半年來的讓步，與乎平日對她的好意，全是白白花費的了。原來鋸子住的地方，以及屋前屋後的空地，都是由荒蕪的河壩，填塞起來的，本沒什麼主子，但因挨近易老喜的田園，易老

喜便偏要說是他的（他就是每年侵佔河身，同河爭地的好漢。）並曾經把偽造的文書，抵在鋸子前夫的鼻子跟前，痛斥他，打過他的耳光。那個老實的漢子，不大會講話的，便因為要趕他一家人，離開自己苦心開闢出來的園地，就活活氣得，由吐血而至死去。鋸子一口氣嘔到現在，並不因為他對她的突然讓步，以及許多鬼鬼崇崇地討好賣乖，就能緩和下去的。

易老喜見她十分生氣，狠命的把魚投在水桶裏面，甚至濺起水珠，簡直射到他的臉上來了，就立起身來，指着鋸子說道：

「你簡直狗咬呂洞賓，太不識得好歹了！」

「我是不曉得的，我是不曉得的。」

鋸子氣沖沖地回答。

「那我就要你曉得！」

易老喜一面去拿狗糞窠兒，一面切齒地罵：

鋸子仲起腰來，就把兩隻水濕的手，又在腰上，拉下嘴角回罵：

「那就看你有啥本事？這些人不是嚇大來的！打官司，告狀，我陪你！你以為那揩屁股的紙頭，就吃人麼？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趕開我。這地方，誰不曉得，我同小羊的爹，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

易老喜一手提着狗糞窠兒，一手拿着挾糞夾子，指着鋸子說道：

「我告訴你，我不是叫你退還地方，我是要你坐牢呀……你明白嗎？你這傷風敗俗的東西，地方上的人全給你帶累壞了！」

跟着就下溝去，把溝裏的水，踏着辟辟拍拍地，一路濺起水花來。

「放你的屁！我傷啥子風，敗啥子俗？你不給我說個一清二白，我是不答允你的！」

鋸子連耳根都氣紅了。

易老喜頭也不回地，一面拉着樹枝爬上對面的溝坎，一面詛咒似地說道：

「你不要誇口看嘛，就要捉在我手裏的。」

不料一個不打緊，樹枝却給他拉斷了，爬在半中腰的他，便拔踏一聲跌下溝來，水和泥漿，濺射到丈多遠去，

狗屎冤兜剛好兜底倒在他的身上。

鋸子拍起手大笑起來。小孩子却害怕地大睜着眼睛，手裏拿的野花螺絲殼，也落在身邊了。

易老喜水淋水濕地爬上岸去，還拿狗屎夾子指着鋸子罵道：

「不要太得意了！」

隨即朝家裏走去，又氣又惱地，剛走到半路，正碰見他的麼兒子跑來，氣喘喘地向他報告：

「爸爸，人家壓壞……菜子哪呀！爸爸你……」

一眼看見爸爸，周身水濕，眼眼盯着他，又像要冒起火那麼似的，嚇得說不出話來。

爸爸使勁拉着他的耳朵，直盯着他，要吃他一樣地問道：

「你看見是啥人？你看見是啥人？」

麼兒子耳朵痛得要哭起來：一面躲，一面說道：

「是……是，那個懶廟頭！」

易老喜眼睛很大的一鼓，隨即放鬆手，向小兒子喝道：

「滾開！」

小孩子摸着拉疼的耳朵，呆在麥田邊上，望見他的爸爸，朝家裏風快地走着，好像在放小跑一般，心裏很是莫明其妙，因為他素來看見的爸爸，老是一面走一面東瞧西瞧地尋覓狗糞，兩足拉得很慢的，便小聲罵道：

「瘋子！」

八

晚上，劉老九他們吃了夜飯，把牛牲喂好之後，已經滿天星斗了，趙長生急得十分難耐起來，竟想連邵安娃也不邀約的，就打算朝鋸子那裏跑去。

劉老九一面關牛圈門，一面罵道：

「你這該打的傢伙，老是喜歡吃梗籠心肺，不論啥子都要獨佔獨吞才好！」

「哪里……我就是嫌他走路慢呀！」趙長生正說到這裏，恰好邵安娃拿着一床蓆衣走過，趙長生便做出不高興的臉子拉着喝道：「你就要去睡覺哪？」隨即向劉老九白起眼睛：「你看，他全忘記了，還約他做啥子呢？這樣哈裏哈氣的傢伙！」

劉老九却不回答他，只把邵安娃手裏的蓆衣拖來丟開，拉着就走，一面說道：

「走，我們吃魚去！」

等邵安娃問明白時，他們已經走到院牆側的溝邊上了。

原野和人家都藏在夜霧裏面。但不遠處地方的樹木，却還看得見些模糊的陰影。小溝已經乾了，沒有流水的聲音，只有青蛙在懶懶啼叫。風從暗處吹來，輕寒鑽人的衣領和袖子。

趙長生走在前頭，十分有勁。幾次三番地，停下足來，催促劉老九快些上前。並嘲弄地罵邵安娃道：

「我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不要像老太爺一樣，走得一步一擺的！」

走過陳家店子時，還沒關門，喝酒的人聲，正鬧嚷着。劉老九就向趙長生說道：

「你不記起買饋油去嗎？」

「你才信進去了，她開玩笑的呀！」

趙長生一邊說，一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着。到鋸子那裏時，鋸子正坐在地上破魚，魚鱗魚血散了一地都是。鋸子先望望趙長生劉老九的手，然後放下臉子說道：

「你們打算怎樣吃呢？我這裏剛好一點鹽一點油也沒哪！」

趙長生不相信，一面翻看她土灶旁邊的罈罈罐罐，一面開玩笑地說道：

「那就白煮來吃吧！」

劉老九站在進門口，啣着煙袋，向屋裏很有興趣地打量着。

屋子內頂打眼的，是一堆乾草和蘆桿。另外便是兩根板凳搭木板的床，上放一張無數補疤的被蓋。壁上掛着破鋸子破鉋子一類的東西，已經粘着很靚的蛛絲網了。

「不要亂翻呀，碰爛了，你賠不起的！」鋸子息着手，向趙長生這麼責備着，隨又拿破魚的刀，指着劉老九說道：「神頭神腦望個啥子？你來幫我破魚哪！」

劉老九摘下煙袋，不聲不響地，就去接着刀。小孩子本是立在媽身邊，把手伸進桶里去摸水玩耍的，看見牛人來代替了媽的位置，就趕快走開，去拉媽的衣裳，一面還回頭來怯生生地望着。

鋸子剛洗好鍋，抬頭看見邵安娃已經走了進來，現得手足沒處安頓似的，便撇一下嘴巴，說道：

「你也空起雙手來白吃麼？」

邵安娃更加偏促起來，臉也紅了。

趙長生把頭從罈子口上抬起，苦笑地說道：

「我看你連米也沒一顆囉！」

鋸子掉過臉去，很莊重地說道：

「對呀，要是你們沒吃飯，還該去買點米來哩。」

「你真會鋪排人，油呀鹽地，又是米，簡直鬧不清楚，」趙長生一面搔着頭。「我肯信，今晚我們不來，你就不吃了！」

鋸子正拿瓢舀水，一面把水朝鍋里倒，一面拿另一隻手指着屋角落上，略略紅起臉說道：

「我還有那個呀！」

屋角落上安置一架小石磨子，邊上粘着稀濕的黃東西。趙長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來，便伸起兩根手指去捻來鼻子上嗅了一下，失聲說道：

「呵呀，是豬吃的糠哪，你吃這個麼？」

「不要那樣大驚小怪的！窮人子家哪個不吃這個？你還是去買點油鹽吧！」

鋸子把飄棒在灶上，一面推開身邊的小孩子，就去抱柴。

劉老九也向磨子那邊望了一下，難過地擺一擺下巴尖。手里已經抓起一條大魚了，又隨即丟進桶去，向着破在面前的一大堆死魚，像在責備啥人似地說道：

「爲啥子破這麼多呢？該多剩點去賣呀！」

「再破點再破點！既然答允了請客，還賣它做啥？」鋸子抱着乾草朝灶背後一丟，「我不像你們一樣嘴：頭說得迷迷甜，心里才是藏把鋸鋸鏈。」

劉老九略微紅起了臉，分辯地說道：

「這只怪他哪，剛才我不是還提醒他買嗎？」

趙長生也現得毛焦火辣地。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就去除……把個油鑽子來！」

鋸子把鑽子遞給他，就順手拖邵安娃一把道：

「不要傻眉傻眼地站着，去替我燒火哪。」

趙長生急匆匆走出門去，又轉身回來，向劉老九說道：

「還是你同我一路去吧！一會再來，怕不會相信我的。」

劉老九正在收拾地上的魚腸魚肚，罵道：

「又叫我走這麼遠，你連除一鑽油的面子都沒有麼？剛才不聽我的話！」

「不是，我還想除點米哪。」

趙長生望鋸子一眼這麼說着。

劉老九想了一下，沒說什麼，只把一雙聯手，胡亂朝乾草上一揩，就尾着出去了。

陳家店子內的客人，已經散了，老板娘一面打哈欠，一面在下茶爐子裏的炭火。看見兩人走了進來，還提了一隻鐵子，便奇怪地問道：

「這夜深，還在外面走麼？剛才到河壩那邊去做啥？」

「你亂說，誰到河壩那邊？」

趙長生雖是這麼回答，但臉上笑扯扯的樣子，却表示像已承認了。因此，老板娘，就現出早就明白了那樣的神情，拿火鉗子遠遠對趙長生的額部點一點說道：

「你怎麼瞞得過我囉！」

趙長生把油鐵子朝桌上一放，便把來意直打直說了出來，同時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彷彿在誇耀他同鋸子一向就很親密似的。

「虧你想得這麼好！我賒東西給你，喂那個婆娘！」

老板娘說完了，嘴巴一扁，立刻轉身過去，仍舊戳她的煤爐子。

「我早就料定你會這一手的，不賒東西，還要說些七股八雜的話來。」趙長生說到這里，將搔着頭的手，從外一揮，突然生氣了。「好吧，我肯信，記在他賬上，你都不答允嗎？」

老板娘這下子和顏悅色起來，偏着頭，看一眼劉老九，又看一眼趙長生笑着說道：

「那到不一定，我就相信他，不相信你！我只怕你們年青小夥子把銀子錢亂拋撒哪！」

隨即去打油稱鹽，但一面仍舊大聲吩咐櫃臺里打盹的老頭子，把賬記在姓劉的名下。趙長生就屈起手指頭，直向茶桌子重重地敲了一下。這不是生氣她不相信人，而是惱怒她何必說那樣欺人的漂亮話。

劉老九只顧把各個茶碗里的茶脚子，倒在一個茶碗里，慢慢地喝着，不搭什麼話。老板娘把油壩子和包的鹽頓在桌子上，一面看兩人的臉子，笑嘻嘻地說道：

「怪不得你們着迷，就是今天兩位大人物，在這里喝茶的時候，也談到那騷貨，忽然一下子都哄堂笑起來，汪二爺還拉馮七爺一把，小孩子一樣喊道：『你有把握！你有把握。』起初，他們講得很小聲，我還不曉得，後來假裝去沖開水，才聽出來了……你們要賒多少米？」

劉老九紅起臉分辯道：

「你不要打胡亂說，連我也扯進去！」

趙長生越發生氣了，當他接着米口袋的時候，連頭也不抬地就走到外面去，而且一路上不住地罵起馮七狗來，因為他忽然不明其妙地覺着，他也像邵安娃一樣，受了莫大的委屈了。其實他連鋸子的手，都沒挨過。

鋸子的茅草屋，先前他們三個人走來時，遠遠就看見從窗上透出來的燈光了。現在却是墨黑的，彷彿她已和邵安娃吹燈咽覺了一樣。小孩子則在里面大聲地哭着。

劉老九詫異地想道：

「難怪人人都說她的怪話！」

隨後趙長生經劉老九一說，也看了出來，便三步做兩步地，衝了進去。不料一塊橫躺在地上的人身，竟然跌

他一交。同時那睡着的人身，也因被踩了兩足，便大聲呻吟起來。趙長生覺出是邵安娃了，就一面爬起來，一面罵道：

「好狗不攔路，你躺在這裏做啥？」

劉老九看見灶里還有未息的火焰，便摸到那里去，把提的東西放下，拿乾蘆柴點起來一看：鋸子不見了。躺在地上的邵安娃鼻子正在流血，兩邊腮包和嘴巴通染紅了。他在向趙長生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一面還拿起手來指他的腰桿。

「到底哪個打你的：蠢東西，這個你都不知道麼？」

趙長生不愛問他的了，便伸起腰來，東瞧西瞧的，臉上凝着一團奇怪的神氣，心里想道：她到哪里去了？

「真奇怪，連燈都打爛在地下。」劉老九丟了手里的火，便去扶邵安娃起來，一面罵趙長生道：「你那心子簡直給狗吃掉了，還要罵人家。」

屋子里重又變成黑洞洞的。趙長生趕快拿蘆柴點火，一面向屋角落里哭着的孩子問了一兩聲，見不答允，就罵道：

「傻東西，你連你媽到哪里去了，都不曉得嗎？」

這時鋸子回來了，怒氣沖沖的，當胸的衣衫，業已撕破，乳房露了一隻出來。手里緊握着一把菜刀。足是只穿一隻鞋子，另一隻却是裸着的。她不等趙長生他們問她，便罵道：

「你們怎麼不明天才來？這里人都要打死了！一眼看見劉老九扶着邵安娃在替他揩鼻血，就拿菜刀指着邵安娃。」他又不中用的東西，連婆娘家都及不着，一下子就給人家打翻了。要不是我抓着這把刀，哼，今天

晚上！

趙長生把手上快要燃完的蘆柴火，投在地上，（屋子里立刻黑暗了，只那蘆柴頭上的餘燄還爆出了一兩點火星）氣虎虎地說道：

「媽的，這些賊強盜！他們一定還跑得不遠，劉老九來，我們出去叫幾聲，好讓大家起來捉？」

劉老九扶邵安娃到壁頭邊上去靠着，心里很詫異，爲啥子強盜會來搶她，一面問鋸子道：

「吳三嫂那些人你認不認識一個？」

鋸子把菜刀丟在地上，一邊去拿蘆柴點火，一邊忿忿地回答道：

「怎麼不認識，就是易老喜那兩個兒子和幾個長年呀！」

「是他們！」

趙長生劉老九都一齊吃驚地叫了起來。接着，趙長生拿拳頭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像發現什麼似的說道：

「好，明天就去告狀，我們都做證人，看他逃得脫，不叫他一家子砍頭，也要叫他一家人坐一輩子牢。這樣活搶人！」

鋸子點燃蘆柴，在尋瓦燈盞。

劉老九安置好邵安娃，帶着考究的神氣，問道：

「吳三嫂，你平素得罪過他們嗎？」

鋸子掉過臉來，微微發紅着說：

「我得罪過他們啥子？他們早就打主意我這塊地方哪，總想籍點頭來趕開我。剛才那些砍頭的，一進門，就喊『好，捉奸捉雙』，要把我和邵哈兒網起。這一套把戲我到不怕，頂奇怪的，就是易老喜大兒子，一足踢翻邵哈兒，還罵道：『呸，我當你是癩痢頭哩。』」（對着趙長生）我看他們就是要找你，你到該當心一點！」

趙長生拍一拍胸口，說道：

「入他娘，我不找他，他到找起我來了！我怕啥子？殺他兩個擺起，手一搭就走了！還到墳里面，去抓出我的娘老子不成？我們還是弄魚來吃罷！」

鋸子冷笑說道：

「還有個屁！早給那些砍頭的搶去了！」

趙長生又拿拳頭打一下手掌。

「對了，別的不說，就告他們搶魚！」

「呵呀，這些挨刀的，燈也給我打爛了。」鋸子檢起破燈盞，看了一下，又丟在地上。見蘆柴快要燒到手邊了，便連忙換點一根，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告他們做啥子！俗話說得好，『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沒進來。』我們連飯都沒吃的，還打得起啥子官司！前回小羊她爸死時，我去給馮七爺叩過頭，求他老人家做一張狀子，你們想他……呵，不要說了，那個該死的老光棍！」

趙長生也口水潑濺地接着罵道：

「入娘的，看來就是自家動槍動刀好，求爹爹告奶奶都是白冤枉的！」

邵安娃感到腰桿像要斷了似的，不斷地呻吟，靠着壁頭，也快要倒睡下去。劉老九見他這樣難過，便叫趙長

生道：

「你把他弄在我背上，讓我背他回去吧。」

趙長生一邊扶邵安娃，一邊可憐似地向鋸子道：

「我們走了，你不怕嗎？」

鋸子把嘴吧一撇，說道。

「我怕啥子？（眼睛看着呻吟的邵安娃）難道我也像他一樣，只白給人打麼！」

劉老九順溝邊的黑路，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踏着，只要一聽見邵安娃在背上呻吟，就沉痛地自責道：

「唉，我不該拉他來的！」

趙長生則咕咕咕地，一路罵着易老喜和他的兒子些。

九

第二天早上，汪二爺一邊聽取劉老九的報告，一邊就跟着他走到邵安娃睡的地方去。通過豬糞牛糞邊的時候，豬以為有人來喂牠們了，都齊嘈吼起來。牛則從槽里抬起嘴，一面咀嚼稻草，一面殷勤地刷着尾巴。牲畜和糞的氣味，都在後面竹林吹來的晨風里，微微地蕩漾着。

招財和來寶睡在草屋門前，一見劉老九和汪二爺來了，便都親熱地爬起來，挨到足邊上擦溜着身子。劉老九打開了門，一股霉臭和腐爛的味道，便鑽了出來，而且冬季燒過的牛糞氣味，也彷彿有着些。

趙長生担心汪二爺會罵他們，剛才既不敢出頭去替邵安娃請一天假，現在聽見汪二爺來了，就躲在屋里

假裝在招呼邵安娃似的。（昨夜他回來就一夜睡個大天光，邵安娃要茶要水，只是劉老九一人伺候。）他看見汪二爺剛朝里面望，卻又立刻掉開臉子，接着大大地打了個噴嚏，隨後便走遠一點高聲喊道：

「邵安娃，你好點了嗎？哪里痛呀？」

趙長生在里面也高聲，提醒他道：

「二爺叫你哪嚇，二爺都來看你了，你還不曉得嗎？」

聲調甜蜜的聽起來彷彿不是叫邵安娃，到是要取悅汪二爺似的。

邵安娃聽見汪二爺來了，到反而有些害怕，在爛糟糟的鋪蓋捲里蠕動一下，小聲回答着，帶着膽怯怯的聲

音。

招財首先看出人們現出的緊張樣子了，便把前兩隻足搭在門坎上，朝暗中睡着的邵安娃張望，且鼓大鼻

孔嗅着。

汪二爺聽見了草屋里傳出的微弱聲響，就對劉老九大聲說道：

「你們叫他好好躺躺吧！這幾天都不要出外一步，有人問你們，就說傷重得很！」

來賓還不知道什麼，只把身邊走過的兩隻母雞，追趕到竹林那面去，帶着遊戲的快樂精神。

汪二爺掉身轉進去，一面對母雞逃走那個方向望一下，一面很滿足的樣子，自言自語地說道：

「就是一條狗，一塊雞，也不能輕容易動一動指頭的！何況一個人呀！」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走開了，連忙走出來，搶着問劉老九道：

「他問到昨夜出去的事情沒有？我真有點……」

劉老九打開牛棧門，把拴牛的索子解開，打算索到門外去，一面責備似的回答道：

「怎麼不問？你剛才還沒有看見他那鬼樣子！對我發火發氣的。等到聽見打的人，是易老喜的兒子些，才一下子不聲不響的了。」

趙長生回頭望了一下，高興地說道：

「看這樣子，汪老二到願意我們去打一架哩！」

接着就去牽他的騾子。走到門外墻子上時，看見汪二爺在胡豆田和油菜田中間的小路上，忽忽地走着，搖擺得像一隻鴨子似的。初起的陽光，正射着他那烏黑油光的緞馬褂和瓜皮帽子。趙長生把騾子拴好之後，也不像往天似的，鞭打騾子走圈，只默默望着，看汪老二這麼早就要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提個粗篾條的烘籠出來，放在牛脚側邊，一面解脫衣袖，露出右邊的手膀子。要替牛篋去牛蟲。

「你看見沒有？」趙長生對劉老九遞一下嘴巴，叫他看看田野中走的汪二爺，隨後，見劉老九瞧見了，便又問道：「你請他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見汪二爺走得那樣忙迫，也有些詫異起來，一面拿手抓一抓露出的手膀子，還沒猜出什麼，趙長生就突然說道：

「對了，他轉上那條路了，我敢打賭他不是去找馮家燒火老去找誰？」

等到去淘堰的時候，趙長生還悄悄一個人跑到鋸子那里去，說他今早怎樣說了幾句話，就把汪老二說動了，定規不出十天之外，管叫易老喜他們幾爺子坐臘的，現在汪老二正到馮老七那里去磋商辦法去了。臨走的時候，還悄悄吩咐鋸子道：

「放心些，包你出口氣。可是，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哪！」

但回到淘堰的地方，首先把邵安娃打傷的消息以及汪二爺要同易老喜扯筋（一）的事情，告訴衆人的，還是他自己。並說邵安娃挨打的原因，就是錯到了兩窰兜泥土在易老喜田內。而他本人呢，幸好昨夜沒同邵老安一塊，不然他們也不會放鬆他的。隨即覺得這話太不漂亮了，又忙改口說道：

「要是昨天我也同他在一塊，他也許不會挨打的。再不然，易老喜他們那邊，會那樣輕易跑脫嗎？入娘的囉！」

汪四麻子本要這麼譏笑他道：

「收着吧，老鼠子爬稱鉤，不要自稱自贊了！」

但一想起他，二爸今早上吩咐他的話來，便改口道：

「對的，他們就只敢欺負邵安娃！我們這里淘堰的哪一個是輕容易惹的？要是連他狗夾夾也怕，那就不算是人生父母養的了，我今天就要先到他田里，

說着，便把滿滿一担泥，挑上跳板去了。

衆人平素對易老喜雖並沒什麼好感，但要惹是生非，卻也不願意，所以昨天汪四麻子驚慌亂到泥土的事情，大家只當成開玩笑而已，但在今天聽見邵安娃竟因錯到一挑泥土，就挨起打來，便大爲不平了。同時又見平常不大言語的劉老九，也在把泥土朝易老喜田里直到下去，還一面氣沖沖罵道：

「打着別人都不要緊！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

（一）扯筋，含有吵鬧，打架等意義。

大家就更來得憤慨些了。覺得連田里的油菜苔以及麥苗，都是十分討厭而且可惡的。

十

這條溝的水源處烏木沱，是一個很大的泉塘，樣子到圓不圓的，向東有一缺口，通到溝里去，其餘便給滿堆沙石的斜坡圍抱着。坡上面覆蓋起無數的雜色樹木，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黃昏以及夜裏，還有野貓黃鼠狼之類出沒。地上草上，則全粘着點點發白的鳥糞，平常連放牛孩子些，也都不敢鑽進去玩。

六七天後他們便淘到這裏了。因為易老喜的菜田，已爲斜坡樹林隔開，去到泥土一事，走起很是吃力，並且也尋不出好走的路來，到處都挺着石塊，和蓬勃亂長的芭茅。汪四麻子這天也不挑了，却在泉塘裏埋着頭挖他的泥沙，而且從早上到正午，全不大講話，只是嘴里老啣着那根短煙袋。趙長生兜了他幾次，故意同他打賭：說他能担一挑去到的話，他姓趙的就願意陪他担兩挑，最後添到四挑了，他也沒答允，到反而躲開。趙長生便鄙薄地罵道：

「媽的，沒中用的東西！雞公屙屎頭極硬！」

劉老九挑着空窰兜，從跳板上氣喘喘地走了下來，對趙長生責備道：

「就是一張嘴巴子，你去試試吧，碰得我頭昏目眩的也沒挑出去。」

趙長生便把鋤頭一拋，抓着劉老九的扁擔，便挑一擔泥沙上去。這是走過跳板，還須爬坡的，一到坡頂，他已經掙得滿身是汗了。而且勉強再走一陣，足總要踏着滾動的石頭，使身體不大站得穩當。挑的窰兜呢，不是前面的，要碰着癩皮樹桿，就是後面的，會給一些刺藤子拖着，弄得泥沙忽地傾到出來。他便咒罵一聲，連扁担一丟，就

躲到背靜地方吃煙去，這時他的煙袋早已找着了。

趙長生坐在麻柳樹下，背靠樹身，舒適地叭着煙。陽光從葉縫里，漏下線條來，把足邊好些半圓形的草葉，照得鮮綠耀眼的。頭上幾隻細小的褐色飛虫，無聲地浮遊着。泉塘那邊鋤頭挖掘沙石的聲音，一會兒颯風，就隱微地飄了過來，一會兒風沒有了，又寂靜下去。從樹林稀疏處望出去，易老喜的田野，院落以及離斜坡不遠的圓屋車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片的油菜田，正開出又繁又密的黃花，竟將前幾天還可看見的滿田綠葉，一點也不剩地全遮在下面了。這是農民春季的主要產物，在原野上種植得頂多的，要不是還點綴有青色的麥苗，胡豆，以及龍鬚菜田的話，整個天底下的田野，簡直可以說全變成美麗的黃金世界了。他叭完了煙，一種疲乏困人的天氣，簡直使我不想爬起來，他順手朝面前的樹身，把煙斗子裏的灰燼，輕輕地扣落，一面還懶懶地望着嫩黃射眼的田野。這時有兩隻覓食的鴉鵲，從田野里飛了起來，慢慢朝易老喜的院落飛去，就一直息在屋後那株青鋼樹上面。屋頂則升起了的青色炊煙，裊裊地，隨風緩緩兒播散開去。

「呵，正午了呢。」

正這麼想着，一眼看見立在院落門口的易老喜，忽地張一下手，忽忽向田野走去，神情彷彿很興奮似的。再朝東望過去一點，原來易老喜走在路上，正來了兩個人，前一個背略略有點躬，身裁比較小塊些，尙看不出到底是誰。後一個則比較胖大些，走路有點一搖一擺的，這對趙長生到極熟識，一眼就認得是汪二爺。心里詫異道：「他要到狗夾夾這里來麼？」

一陣風，吹得頭上的樹葉，颯颯地發響，泉塘那邊突然傳來轟鬧的聲音，彷彿有人在打架一般。本想轉回那

(一) 青鋼樹，北方人呼爲玻璃樹，學名應是檉樹。

邊去，但汪二爺這時的出現，引起他極大的好奇心了。他站立起來，找一個更容易望出去的地方。

易老喜同汪二爺他們一碰面，就在那個青色的胡豆田邊上，彼此互相客氣地拱一拱手。隨即讓汪二爺他們兩人走在前頭，趙長生慢慢兒瞞出另一人來了，那就是馮七爺！他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顯然是來赴易老喜的「賞午」了，趙長生忿忿地朝草里吐一口痰罵道：

「入娘的，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

他轉身回去，正碰見大家在爭先爬上坡來。個個都氣勢汹汹的。有的拿着鋤頭，有的則捏着石塊，彷彿要去同人拚命一樣。劉老九當胸抱一大個黃色的石灰塊子，走在前頭，一面騰出一隻手來，向後招引，一面大聲道：

「大家都去！」

原來泉塘里面有幾處冒水地方，忽然發現出給人塞有桐油石灰了。幾個年老的人便斷定是易老喜幹的。理由是他車旁邊的泉塘，就在附近，爲了要自己的泉水多，當然會要把別處泉水的來源塞住的。衆人一想起去年夏天忽然堰水減少的道理，原在這里，便都大爲憤慨起來。同時劉老九又趁這機會正是替邵安娃報仇的好時候，便不住地從旁慫恿。

汪四麻子却聲音還叫嘶啞了，不住地趕着阻攔道：

「這樣亂來不行的！這樣亂來不行的！就是說他塞也沒親眼看見哪！」

劉老九一面走，一面回罵他道：

「入娘的，要啥子親眼看見，我們去打了再說！他們平素蠻不講理的，我們也管不到那們多！」

大家都盲目的附和道：

「對，我們管不到那們多！」

坡上的石頭塊子給踩人得亂滾。有的忽地跌了下去，就怒罵嚷吼起來。

汪四麻子搬開擋在面前的一條樹枝，氣急敗壞地嚷道：

「你們想吃官司麼？一下子就這樣糊里糊塗的！」

不料一下子，踏虛足了，就馬上跌在芭茅上面。旁的人都笑起來了。挨近的卻還罵他道：

「吃官司就吃官司，他們害我們幾十家人哪！你不要那樣乾掙，就是你二爸在這里，也要派他不是的！」

劉老九給塊石頭跌了一下，連忙拉着一根樹子，才把身體穩住，回頭來像對汪四麻子，又像對衆人，大聲煽動道：

「對呀，要是汪二爺在這里，還等着我們麼？早就跑去同狗夾夾拚命了！你們大家不曉得哪，一向狗夾夾就是汪二爺的生冤家死對頭！」

這時趙長生就從樹林里鑽出來，現出生氣的樣子，迎頭向劉老九嚷道：

「你還在做夢囉，人家都攪在一塊呀！」

一面分開擋在前面的樹枝，拿下巴尖朝易家大院落一遞，喊道：

「你們來看呀，你們來看呀！」

劉老九望着望着，便把臉都氣青起來。

衆人也不知不覺地，把手里的石頭，鬆落到地下了。

汪四麻子臉紅筋漲地爬起，一面拍身上的泥沙，一面威嚇似的嚷道：

「幸得好，沒衝過去！要是一頭碰着他兩位老人家，說你各位幾句，你各位臉上也沒光彩哪。並且我說在這里嘛，講到打官司告狀，沒他兩位人家幫忙，你各位休想贏！還是我剛才說得對，先報告團上，讓他兩位老人家去評一評道理！」

「屁的道理，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

劉老九切齒地罵，一面把懷里的桐油石灰塊子，忿忿地擦下坡去。

汪四麻子假裝沒有聽見，只向沉默着的衆人，改用好聲調說道：

「你各位想想他吧，底下哪個的田地多？不還是他兩位老人家的嗎？難道講起理來，還會衛護他狗夾夾麼？」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他們三個人，全走進院子去了，便把拉開樹枝的手一放，朝草裏用力吐口唾沫道：

「呸，老子再不相信他媽的了！」

便車身朝泉塘那面走去。

幾個沒定見的人便首先贊同了汪四麻子的意見，一面把鋤頭把子，墊在屁股底下，取出煙盒子來。開始裹煙。其餘的也各自散開，坐在林子裏息氣。

黃昏收工的時候，大家都散回家去，劉老九則獨自走進陳家店子，董地一聲把鋤頭頓下，便要一碗酒來，一聲也不響地喝着。眼睛却從南面的窗子，呆呆地望了出去，店里鬧嚷的人聲，彷彿於他全沒相干似的。

窗外的田野，雖還映着落日的餘暉，但遠處地方已經籠上了簿薄的煙霧。溝邊樹枝微動，輕寒襲人的晚風，也在開始吹拂了。一種令人不快的暮色，就暗自漸漸濃厚起來。

他聽見老板娘在他背後正向別人誇獎馮七爺的本事，說是汪二爺沒借成的錢，只消他打幾句總成，就幫他拿到手了，他心下一怔，但立刻就明白了：爲啥子今天汪二爺突然到易老喜那里去做客，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爲什麼今天會忽地改變了態度。便像一個受騙了的人似的，大大生氣起來，拿拳頭使勁捶桌子一下。惹得一屋子的客人，都掉頭向他望了過來。

有的人從他本身，看不出什麼講究，便又由他肩上，望到窗外的田野去，恰好引向西南面的路上，正現出一個人影，背上背着包袱，走得一聳一跳的。後面還跟着兩條狗。那種令人可笑的異狀，竟使大家深爲奇怪起來，都心里想道：那是誰呢？一會再來首先驚異地叫道：

「呵呀，那是邵安娃哪，他給主人家登打了麼？」

這些酒客多半是些不捏鋤頭的田主，和做生意的人們，他們聽見老板娘這麼一道破，便覺得很平淡無奇了，就握着酒杯，各自歸座，但笑談却馬上轉到邵安娃身上了。

「他回去，晚上怎麼辦呢？」

說的人，因爲含着隱語，便先自哄笑起來，別的就賣弄聰明似的，冷冷說道：

「不要緊，他老實人，可以睡踏足板哪！」

「可是，別人怕不高興吧？正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一個飽讀舊書的人，乘勢拋了一句文，並打一串哈哈收尾。

劉老九把剩的半碗酒，突然潑在地下，向老板娘，說聲「記着」，就拖着鋤頭恨恨地走出店子去了，門外的天空和原野，漸漸黑暗起來？